黃帝內經素問

黃帝內經素問卷之四

錢塘張志聰隱菴
同學朱長春永年參訂
門人徐永時公遜校正

三部九候論篇第二十

黃帝問曰。余聞九鍼於夫子。衆多博大。不可勝數。余願聞要道。以屬子孫。傳之後世。著之骨髓。藏之肝肺。歃血而受。不敢妄泄。雜合眞邪論曰。余聞九鍼九篇。夫子乃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篇。余盡通其意矣。此蓋言先立鍼經八十一篇。論九鍼之道。然衆多博大。不可勝數。故願聞要道。要道者。

以神藏五。合形藏四。以應九候也。故曰著之骨髓者。藏之深隱也。藏之肝肺者。知血氣之診也。歃血而受者。藏之于心也。不敢妄泄者。藏之于中也。蓋必先定五藏之神。而後知死生之分。察病之所在以調其虛實。故曰凡刺之真。必先治神五藏已定。九候已備。後乃存針

令合天道。必有終始。上應天光星辰歷紀。下副四時五行。貴賤更互。冬陰夏陽。以人應之奈何。願聞其方。岐伯對曰。妙乎哉問也。此天地之至數。此篇首論九鍼九候之旨。九鍼者天地之大數也。始于一。終于九。故曰。一以法天。二以法地。三以法人。四以法時。五以法音。六以法律。七以法星。八以法風。九以法野。夫聖人之起天地之數也。一而九之。故以立九野。九而九之。九九八十一。以起黃鍾數焉。以象應數也。一者天也。天者陽也。五藏之應天者肺。肺者五藏六府之蓋也。皮者肺之合也。人之陽也。二者地也。人之所以應

土者肉也。三者人也。人之所以成仁者肉也。四時者冬夏之所生也。五者五也。百者冬夏之所生也。百者冬夏之所生也。六者分分于子午陰與陽別。六與黃鍾相合也。六者律也。律者調陰陽別時。而合于十二月也。七者星也。星者人之七竅也。八者風也。風有八節。八二之虛風。八風之相合于骨節。骨節與骨之間也。九者野也。野者人之節解也。[illegible]之間也。十者[illegible]人皆之五數。[illegible]人之九藏九應天光星辰歷紀[illegible]五行[illegible]五行之氣以日者[illegible]竅三部九候也。貴賤更互者。因時[illegible]行[illegible]之所謂沉細[illegible]貴。而相者為賤也。冬陰夏陽者[illegible]之所謂沉細[illegible]賤也。為陰于冬。躁盛喘數為陽于夏。[illegible]為陽于夏也。帝言九鍼之道以通其意于鍼經。今聞簡要之道。是以伯答三部九候之[illegible]三部九候為之原。九鍼之道不必存矣是以鍼解篇之人皮應天。人肉應地。人脈應人。筋應時人聲應音。人陰陽合氣應律人齒面目應星人出入氣應風。人九竅三百六十五絡應野。與靈樞九鍼論之多有不同。蓋靈樞論十二原。本經以三部九候為原也。帝曰。願聞天地之至

數。合於人形血氣。通決死生。爲之奈何。六節藏象論曰。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陰陽。其氣九州九竅。皆通于天氣。岐伯曰。天地之至數。始於一。終於九焉。始于一。終于九者。天之數也。曰天地之至數者。言天包乎地。地氣通于天也。故曰令合天道。一者天。二者地。三者人。因而三之。三三者九。以應九野。一者奇也。陽也。故應天。二者偶也。陰也。故應地。三者參也。故應人。因三才而三之。則爲九。以應九野者。九州分野。上應天之二十八宿也。木木手因天以應皮。地以生肉。人以應血脈。一部之中。有皮有肉。有血脈。有合于四時五音。六律七星。戶應九野。是爲九九八十一也。故人有三部。部有三候。以決死生。以處百病。以調虛實。而除邪疾。人有三部。部有三候者。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也。決死生者。觀其形氣。別其陰陽。調其

血脈。察其有無以知風生之期也。處有病者。決衆陰陽。兵。虛實之所在也。調虛實者。實則寫之。虛則補之也。除邪去者。去血脈除邪氣也。帝曰。何謂三部。岐伯曰。有下部。有中部。有上部。部各有三候。三候者。有人有地有人也。必指而導之。乃以爲眞。夫人生于天地。合氣命之口人。足以一身之中。有三部。一部之中。而各有人地人不知三部者。陰陽不別。天地不分。以自爲庶。以邪爲眞。絕人長命。寸口人。人迎。故必謂循三部九候之盛衰而調之。乃以爲判生之眞。上部天。兩額之動脈。在額兩分。上循于頭。足太陽。脈也。天陽爲諸陽主氣。故主上部天。上部地。兩頰之動脈。在鼻兩旁。近于巨髎之分。足陽明脈也。二陽之氣而主土。故爲上部地。上部人。耳前之動脈。在耳前曲車下。脈中。手太陽小腸脈也。夫心主血而小腸爲之使。人之所以生成者

血脈也。故主上部人。此陽氣之在上也。○朱永年曰天主氣。足大陽爲諸陽主氣也。地應肉。足陽明胃上之主肌肉也。人主血脈。手太陽與少陰相爲表裏也。

中部天。手太陰也。所手氣口之動脈。手大陰脈也。五藏之應天者肺。然藏爲陰。故主中部天。○按公是曰。中部天。故能主周身之氣。

中部地。手陽明也。在大指次指岐骨間合骨之分。動應于手。手陽明大腸脈也。陽明居中土故主中部地。

中部人。手少陰也。在鎖骨端之動脈。手少陰心脈也。三以應人。人主血脈。心藏血脈之氣。故主中部人。

下部天。足厥陰也。在毛際外氣衝下五里之分。動應于手。足厥陰肝脈也。厥陰爲陰中之少陽。主春生之氣。故主下部天。

下部地。足少陰也。在足內踝後。太谿之分。動脈應手。足少陰腎脈也。腎爲牝藏而居下。故主下部地。

下部人。足太陰也。在魚腹上趺筋間。冀門之分。動脈應手。足太陰脾脈也。脾爲陰藏而居中。故主下部人。

[illegible]

故下部之天以候肝。地以候腎。人以候脾胃之氣。此以下部之三候。以候肩下之三列。[illegible]上部地。以候陽明之氣。[illegible]曰所謂陽明者。胃之脈氣。下循[illegible]下客五人。合陽明。并下人迎。此[illegible]也。所謂胃氣者。乃水穀之和氣。與陽蒸脾胃之氣。有別。故以下部之脾脈候之。細參本經及靈樞傷寒諸經。其義自明矣。然參合氣血。皆由胃氣之[illegible]故後以脾脈候胃氣。曰脾之本脈[illegible]曰脾與胃以表相連。[illegible]之跌陽而氣[illegible]氣。故伯以脾脈之[illegible]聖後學。其探一也。

帝曰。中部之候奈何。岐伯曰。亦有大亦有小。

地。亦有人。天以候肺。地以候胸中之氣。人以候心。[illegible]

乾金而主氣。故天以候肺。心主血脈。而居肺之下。故人以候心。胸中。膻中也。宗氣之所聚也。宗氣者。陽明

水穀之所資生。故地以候胸中之氣。此以中部之二候。以候膈上之二神藏。中土之二形藏焉。○張二中曰。地以候胸中之氣者。言中部之候。亦兼候陽明之胃氣也。今始知三部之中。而皆有陽明之胃氣焉。

帝曰。上部以何候之。岐伯曰。亦有天。亦有地。亦有人。天以候頭角之氣。地以候口齒之氣。人以候耳目之氣。太陽為諸陽主氣。其經脈上額交巔。會于腦。出于項。反入以候頭角之氣。足陽明之氣。胃府之所生也。其經脈起于鼻交頞中。上入齒中。還出挾口環唇。下交承漿。以候口齒之氣。手太陽者。心藏之府也。其經脈上目銳眥。入耳中。為聽宮。故人以候耳目之氣。此以膺喉頭首。以候三形。其為諸陽藏之氣在上也。○朱永年曰。陽明之脈起于鼻交頞中。手太陽之脈抵鼻。是上部之三候。以每不目口鼻之七竅者。即所謂七者星也。星者人之七竅也。合腰尻下竅其為九竅。故曰其氣九州九竅皆通乎天氣。按鍼解篇曰

人面目應星。益謂人面有七孔。以應七星也。三部者。各有天各有地各有人。三部之中。而有九候。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九候之中而各有三焉。三而三之。合則爲九。九分爲九野。九野爲九藏。兼三才而三之。合則爲九。九分爲九野。九野者。言身形之應九野也。子足應立春。子腸應立夏。子腹應立秋。子應立冬。腰尻下竅應冬。六府腑下三焦應中州。凡此九者。以候藏府陰陽之氣。故九野爲九藏。○按星書。立春應天文箕尾分野。禹貢兗州之域。春分應天文心房分野。禹貢徐州之域。立夏應天文奎婁分野。禹貢荊州之域。夏至應天文井鬼分野。禹貢揚州之域。立秋應天文參井分野。禹貢梁州之域。秋分應天文奎婁分野。禹貢兗州之域。立冬應天文危室分野。禹貢青州之域。冬至應天文斗牛分野。禹貢揚州之域。中州應天文張柳分野。禹貢豫州之域。故以身形

應九野。九野而合九藏。九藏外通九竅。九野外合九州。而皆通乎天氣。是以兼三才而三之。合爲九九之數。下經云。人生有形。不離陰陽。天地合氣。別爲九野。分爲四時。卽此義也。故神藏五形藏四。合爲九藏。神藏者。心藏神。肝藏魂。肺藏魄。脾藏意。腎藏志也。形藏者。胃與大腸小腸膀胱藏有形之物也。夫五味入口。藏于腸胃。味有所藏。以養五氣。氣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是五藏之神由腸胃津液之所生也。胃主受水穀之津液。大腸主津。小腸主液。膀胱者。津液之所藏。故以四府爲形藏。而人之陰陽氣血。孔竅經脈。皆由此九藏之所生也。五藏已敗。其色必夭。夭必死矣。夭。死色也。言五藏之神氣。由形藏之資生。五色之外榮。由五藏之所發。此以九藏九候之氣。而復歸重于五藏之神氣焉。○帝曰。以候奈何。岐伯曰。必先度其形之肥瘦。以調其氣之虛實。實則寫之。虛則補之。必先

形氣以決死生

去其血脈而後調之。無問其病以平爲期。候者。候三部九候之脈而刺之也。肥人者。血氣充盛。肩背堅固其氣盛以逆。刺此者宜深而留之。瘦人者。皮薄色少。血清氣滑易脫。下氣易損。血刺此者。宜淺而疾之。實者邪氣盛也。虛者精氣奪也。宜瀉者。迎而奪之。宜補者。追而濟之。去血脈者。除宿血瘀也。蓋凡治病必先去其血。乃去其所苦。然後寫有餘。補不足。無問其病之何否。必候其氣平和。而後乃出其鍼也。

○帝曰。決死生奈何。岐伯曰。形盛脈細。少氣不足以息者危。夫形充而脈堅大者順也。形充而脈小以弱者氣衰。衰則危矣。形瘦脈大。胸中多氣者死。鍼經曰。病而形肉脫。氣勝形者死。形勝氣者危。蓋形瘦者。正氣衰也。脈大者。病氣進也。胸中多氣者。氣勝形也。氣勝形者。邪氣盛而正氣脫也。形氣相得者生。天之生命。所以立形定氣。形氣和平。是爲相得。參伍不調者病。

三部九候候氣故曰候頭角之氣候鼻目之氣上下左右論脈故曰左右之脈

血氣生于中焦故獨宗中部

此即獨大獨小獨疾獨徐之意。此總言其不調者病。下節分言之。以知病之所在。三部九候皆相失者死。皆相失者非止于參伍不調矣。上下左右之脈相應如參春者病甚。夫脈之來去。隨氣降升。是以九候之相應。上下若一。如參春者言脈之上至下去。左至右去。有如春者之參差。彼上而此下也。此因邪病甚而正為邪傷故也。上下左右相失不可數者死。如參春者。上言其來去之參差。相失不可數者。併其至數之錯亂。此邪病更甚。而正氣將脫故死。中部之候雖獨調與衆藏相失者死。中部天主氣。中部人手太陰主胸中之宗氣。夫上下左右之脈。交相應者。血氣之循環也。藏府之脈。各[illegible]而自于手大指者。宗氣之別通也。如中部之候雖獨調。與衆藏相失者。不得中焦之血氣以資養故死。中部之候相減者死。上節論失其旋轉相生之機。此

言中焦之生氣化液。曰內陷者死。曰者言藏六府之精也。上節言中焦之根本衰微。此後言藏府之精氣消滅。○帝曰。何以知病之所在。岐伯曰。察九候獨小者病。獨大者病。獨疾者病。獨足者病。獨熱者病。獨寒者病。獨陷下者病。大九候之相應也。上下若不相失。如一部獨異。即知病之所在。所陷下者。脈之氣數也。陷者三部皆下者之象也。疾足者陷下不起也。曰上下左右。知其寒熱何部所在。本文有之。今脫簡耳。知其所苦。以左手足上上去踝五寸按之。庶右手足當踝而彈之。此候生陽之氣以知病之死生也。諸陽氣者。太陽之所主也。根結篇曰。太陽為開。開折。則肉節潰而暴病起矣。故暴病者取之足太陽。視有餘不足。瀉者。皮膚死。焦而弱也。是以知病之所在。而又當候太陽之氣焉。衛氣篇曰。足

太陽之本。在跟上五寸中。而氣在脛者。止之于氣街與承山踝上以下。必先按而在久。應于手。乃刺而予之。按承山乃足太陽穴。在外踝上七寸。故以左手于病者足上。上去踝五寸按之。是在承山之以下矣。庶右手于病者足上。當踝而彈之。蓋以左手取脈。庶右手得以在下而彈其應過五寸以上。蠕蠕然者不病。是更過踝上五寸。而及于承山矣。故曰踝上以下。必先按而久。踝上者。謂去踝五寸以上。而及于承山以下者。謂承山以下。而至去踝五寸之間。蓋以左手之三指。下踝上五寸。承山以下。以候太陽之氣。以察病之死生。故下文曰。足太陽氣絕者。其足不可屈伸。死必戴眼。蓋九鍼之要。候氣為先。足太陽為諸陽主氣也。其應過五寸以上。蠕蠕然者不病。其應疾中手渾渾然者病。中手徐徐然者病。應去聲。蠕而宜切。○蠕蠕。微動貌。氣之和也。其應疾而中手渾渾然者。急疾而太過也。徐徐然者。氣之不及也。故皆主病。其應上不能至

五寸彈之不應者死。生氣絕于下故不能上應也。是以脫肉身不去者死。是以者承上文而言脫肉者皮肉宛然而弱也身不去者謂扶而不肉者留于骨也言正氣病而肉脫邪留于身而不去者死也。中部乍疎乍數者死。人門之氣者人之生陽氣而氣血相者乃後人水穀之精氣中部乍數乍疎者中焦之生氣欲絕也。其脈代而鉤者。病在絡脈。人血脈生于心而榮于脾代乃脾脈鉤乃心脈其復中則多見上中部者候中下也之生氣如病在絡脈者其脈代而鉤也。九候之相應也。上下若一。不得相失。一候後則病。二候後則病甚。三候後則病危。所謂後者。應不俱也。夫人生有形不離陰陽人地合氣別為九野以九候之相應也。上下若一。不得相失。一候不應是人地人之氣失其一矣故主病。二候後不應是三部之中失其二矣

故主病甚。三候後不應。是三者皆失。故主病危。察其府藏。以知死生之期。府爲陽藏爲陰。知陽者。知病之所從來。知陰者。知死生之期。必先知經脈。然後知病脈。知經脈之死生出入。而後知病脈之所從來。詳經脈別論。眞藏脈見者勝死。眞藏脈見者。至其所勝剋之日時而死。足太陽氣絕者。其足不可屈伸。死必戴眼。此復結上文其應上不能至五十二日之不應者。足太陽之氣絕也。足太陽主筋陽氣者。柔則養筋。是以太陽氣絕。筋掌急而足不可屈伸。太陽之脈。起于目內眥。爲目上綱。脈系絕故死必戴眼。○張二中云。足不可屈伸。太陽之氣絕也。死必戴眼。太陽之脈絕也。○帝曰。冬陰夏陽奈何。岐伯曰。九候之脈。皆沈細懸絕者爲陰。主冬。故以夜半死。盛燥喘數者爲陽。主夏。故以日中死。此復問冬

以九而分之故以五分陰陽

平旦日夕即二分之時日中夜半即二至之時日乘四季即四季之月上節氣

陰至陽以人應之矣。按九鍼篇曰。五者音也。音者冬夏之分。分于子午。陰與陽別。寒與熱爭。兩氣相搏也。蓋言冬至之子。陰之極也。陰極而一陽始生。陰氣始下。夏至之午。陽之極也。陽極而一陰初生。陽氣始下。是陰陽之氣。分于子午也。平分之一時。陰氣由上陰氣直下。秋分之時。陰氣由上。陽氣直下。是陰陽離別也。此熱者陰陽之氣也。陰陽分別而後有交合。故寒與熱爭。而兩氣相搏也。此言二部之中。有天地陰陽四時五行之氣。若九鍼之然。如百絡無陽氣之和。此為陰而至冬。故死于夜半之子。如盛爆喘數。而無陰氣之和。此為陽而至夏。故死于日中之午。皆陰陽偏絕之為害也。是故寒熱病者以平旦死。熱中及熱病者以日中死。病風者以日夕死。病水者以夜半死。其脈乍疏乍數乍遲乍疾者日乘四季死。是故者。承上文而言也。寒熱病者。陰陽相乘。而為寒為熱也。本經云。因于露風

言陰陽此節分爲五氣以五氣而合陰陽是爲七脉

此章在氣而不在血脉

溫疫在氣而不在血邪

日風氣日運月調寒暑身中之風水

乃生寒熱。病風者。亦爲實熱病也。平旦日夕。係陰陽兩分之時。寒熱者。乃陰陽兩傷之病。是以應時而死。熱中熱病者。陽盛之極。故死于日中之午。病水者。陰寒之邪。故死于夜半之中。土位中央。王于四季。其脉乍疎乍數。乍疾乍遲。乃土氣敗而不能灌溉四藏。故死于辰戌丑未之時也。形肉已脫。九候雖調猶死。形歸氣。氣生形。形氣已敗。血脉雖調猶死。意言七胗之死。因氣而見于脉。非血脉之爲病也。故下文云其脉候亦敗者死。七胗雖見。九候皆從者不死。七胗者。謂尺細懸絕。盛躁喘數。寒熱。熱中。病風。病水。土絕于四季也。九候皆從者。謂上下若一。無獨大獨小也。所言不死者。風氣之病。及經月之病。似七胗之病而非也。故言不死。此言七胗者。乃陰陽之氣。自相分離是以應時而死。若因邪病而有似乎七胗者。不死也。風氣之病。病風也。病風而陰陽相離期以日夕死。如病風而陰陽和平。九候若一。不死也

与以藥水火以治經
上真平脈論
之脈以治飾
記之語歟

疾者大過過
昔不及大過
者病在外下
及者病在內

也病水而沉細懸絕期以夜半死病九候皆從不入也蓋言七於之死死因邪死也有有七於之其脈候亦敗者後中明

死矣必發噫噫

其敗脈也必審問其所始病與今之所方病而後各切循其脈視其經絡浮沉以上下逆從循之始病者病久而深也方病者新受之邪病之淺也各切循其脈者切其病之在陰在陽在藏在腑也夫病久者其脈沉而迎方病者其脈從而浮故當視其經絡浮沉以上下之逆從循之其脈疾者不病其脈遲者病脈不往來者死皮膚著者死夫邪傷經脈則脈數疾故其脈疾者知不

言七膀之病病在陽氣之分雖不因邪病而死

病在七膀也。陰陽氣受傷。則其脈遲。故脈遲者。知其病在七膀也。脈不往來者。有七膀之病。而脈候亦敗也。皮膚著者。病久而肉脫也。根結篇曰。皮膚薄著。毛腠夭焦。予之期死。此言方病而傷于形身經絡者。不死。病久而傷五藏陰陽之氣者死。故曰經病者治其經。孫絡病者治其孫絡血。若五藏陰陽之氣已絕于內。而欲以鍼石治其外者。未之有也。

○帝曰。其可治者奈何。岐伯曰。經病者治其經。孫絡病者治其孫絡血。靈樞經曰。經脈爲裏。支而橫者爲絡。絡之別者爲孫絡。言病在經者刺其經。病在孫絡者。去其孫絡血。蓋病在孫絡其血衰故當出其血而寫之。血病身有痛者。治其經絡。血病者。形體台于經脈。在絡之時。痛于肌肉。故身有痛也。蓋言病在經之脈者。治其經。病在孫絡之淺者。治其孫絡。爲有經絡淺深之間。而痛及于肌肉者。治其經與絡也。

其病者在奇邪。奇邪之脈則繆刺之。

不從外內內風之病故瘦留著也

奇邪者。邪不入于經。流溢于人絡而生。所和也。人邪客大絡者。左足右。右足左。上下左右相干。右者入于經。貫故宜留瘦不移。節節而刺之。留瘦不移者。而刺之若[illegible]

上實下虛。切而從之。索其結絡脈。病出其血。以見通之。所謂實邪在[illegible]之自已也。

[illegible]謂之不[illegible]謂之[illegible]實下虛而不[illegible]者此之有結絡盛加于大[illegible]令之[illegible]通。視而寫之。此所謂[illegible]結也。上以上實下虛者。有[illegible]絡盛加于經。以[illegible]下不通。而有虛實也。切而從之者。切其[illegible]經之所[illegible]而從之也。索其結絡者。索其橫絡之結血刺出其血。以見通之者。視而寫之也。以上言病在經脈者。為可治也。

瞳子高者。太陽不足。戴眼者。太陽已絕。此決死生之要。不可不察也。夫九鍼九候之

心為牡藏小腸為之使

本論篇已足六三陽上合于手者也

道貴在神與氣。心藏神而為陽中之太陽。腎為生氣之原。而膀胱為之表裏。是以獨候手足之太陽者。太陽主諸陽之氣也。睛子高者。乃太陽之神氣不足。蓋手太陽之脈。上頰至目銳眥。其支者。抵鼻至目內眥。虛則經氣急而睛子高大矣。足太陽之脈。起于目內眥。系氣絕。故死必戴眼。到然。手足之經氣。交相貫通。于經之不足。緣生氣之大微。如生氣脫于下。手太陽先絕于上矣。故廉于上者宜補之。絕于下者為死證。所謂本末者其要發。氣敗者其音嘶。

手指及手外踝上。五指留鍼。此復申明睛子高者。太陽不足于上也。手太陽之脈。起于小指之端。出手外側。上腕。出踝中。外踝上者。在手外側踝上也。五指者。第五之小指也。言太陽不足。當于手指及外踝上之後谿。五指之小澤上留鍼以補之。蓋候足太陽之氣者。于足上去踝五寸而彈之。補手太陽者。當于手外踝上五指而取之。此手足之經氣。交相貫通。先不足于上。而後絕于下也。

○張二中曰。寫者出血補去血鍼

經脈別論篇第二十一

言經脈病脈之各有分別

脈八氣之府氣之別者血液爲汗故奇問脈而伯岐論其喘也

黃帝問曰。人之居處動靜勇怯。脈亦爲之變乎。

部三部九候論至止氣形志篇與此篇前後相接止此篇與藏氣法時論章旨乃九候論之所謂必先知經脈者也故此篇章旨乃九候論之所謂經脈也故此篇章旨乃九候論之所謂經脈也故此篇章旨乃九候論之所謂經脈

藏。夜行則腎氣外泄。故喘出于腎。腎爲本。肺爲末。腎氣上逆。故淫傷于肺也。夫喘屬肺證。又曰陽明厥則喘汗出于肺主之皮毛而生于胃府之津液。此章首論喘次論汗者。言經脈榮衛生于胃府水穀之津。而通會于肺氣。是有經常之理。如勞動過度。則五藏氣逆。而脈亦爲之變。故先論其變。而後論其常焉。有所墮恐。喘出於肝。淫氣害脾。墮則傷筋。筋即爲肝。故喘出于肝。木勝土。故淫氣害脾。有所驚恐。喘出於肺。淫氣傷心。驚則氣亂。故喘出于肺。肺者心之蓋。故淫氣傷心。度水跌仆。喘出於腎與骨。跌則傷骨。骨即爲腎。故喘出焉。○徐公遐曰。腎生骨髓。髓生肝。骨者腎之精氣所定。末言骨者。則五藏之生氣。可類推之。當是之時。勇者氣行則已。怯者則行而爲病也。言此數者。皆傷五藏之氣。勇者逆氣已過。正氣復則怯者。則留者爲病而見病脈矣。故曰。診脈之道。觀人勇

定有筋骨五藏之別合也故能知其情以驗脈法

去骨肉皮膚能知其情以爲診法也夫氣有勇且悍有疎密皮膚有厚薄骨肉有堅脆能知其情以爲診法之要故飲食飽甚汗出於胃水穀之津液飽甚則胃滿故汗出焉驚而奪精汗出於心血乃心之精汗乃血之液驚傷心氣汗出手心故汗奪精經云奪汗者無血也持重遠行汗出於腎持重遠行則傷骨故汗出于腎疾走恐懼汗出於肝疾走恐懼則氣不能復汗出于肝搖體勞苦汗出於脾勞傷四肢故汗出于脾故春秋冬夏四時陰陽生病起於過用此爲常也四時陰陽自有常度氣循行各有調理如動作過多則血氣妄逆而生病此自然之理也口問篇曰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風雨寒暑陰陽喜怒飲食居處大驚卒恐則血氣分離陰陽破散經絡脈絡不通陰陽相逆衛氣稽留經脈空虛血氣不次乃失其常是以驚

熱盛則血肉腐之血肉腐于也散精于肝以養脈外之血

恐恚勞動作飲食以致喘汗出者皆使氣血不夫脈道失常故欲知經度之循行先識變常之逆氣○徐公遐曰喘汗之證乃經氣逆行故首提日脈亦爲之變又曰能知其情以爲診去

○食氣入胃散精於肝淫氣於筋肝者土之賊制則生化故散精于肝肝者筋其應故淫氣于筋經曰穀入于胃脈道乃通血氣乃行是榮衛氣血皆水穀之所資生而水穀入胃各有淫散輸轉之也故又必先知經脈生始之原而後知病脈也

食氣入胃濁氣歸心淫精於脈

經曰受穀者濁胃之食氣故曰濁氣胃絡上通于心故入胃之食氣歸于心子令切實也心氣通于脈故淫精于脈○伯高曰穀始入于胃其精微者先出于胃之兩焦以傳五藏別出兩行榮衛之道其大氣之摶而不行者積于胸中命曰氣海出于肺循喉嚨而司呼吸又曰穀入于胃乃傳之肺五藏六府皆以受氣所謂先出于胃之兩焦者入胃之穀氣先下淫于肝上歸于心肺以養五藏氣此章論經脈之道

由水穀之精。以受府藏。府藏之精。合于經脈。氣口成寸。以決死生。所謂五藏皆稟氣于胃。而至于手太陰也。其別出兩行之榮衛與宗氣。又當別論。同志者。當細玩諸經。豐詳明白。

脈氣流經。經氣歸於肺。肺朝百脈。輸精於皮毛。脈氣者。水穀之精氣。而行于經脈中也。經。大經也。言入胃之穀氣。先注氣于脈。百脈之氣。總歸于大經。經氣歸于肺。是以百脈之氣。皆朝于肺。經氣歸于肺。血衝盛則浸淫皮膚。生毫毛。夫皮膚主氣。經脈主血。毛脈合精者。血氣相合也。六府為陽。故先受氣。

府精神明。留於四藏。府精神明者。六府之津液相成。而神乃自生也。穀氣入胃。注精于脈。乃傳之腫。肺氣散精。行氣于府。府精留于四藏。以養五藏之氣。故曰穀入于胃。乃傳之肺。五藏六府。皆以受氣。

氣歸於權衡。權衡以平。氣口成寸。以決死生。權衡平也。言脈之浮沉出入。陰陽和

張九韶曰。淫受于心血。與經脈一血相合。故曰毛脈合精。

肺主氣而外主皮毛腠理者木東之府氣化則出是以外竅通則裏竅通上竅通而後下竅通

所布者散于腠外而為汗五經者行于經內而為血

不。故曰權衡以平。氣口。手大陰之兩脈。口。成寸者。分尺為寸也。言五藏六府。受氣于穀。淫精于脈。變見于氣口。以決其死生。飲入於胃。遊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入胃之飲。精氣上輸于脾。脾氣散精。上歸于肺。蓋脾主為胃行其津液者也。肺應天而主氣。故能通調水道。而下輸膀胱。所謂地氣升而為雲。天氣降而為雨也。水精四布者。氣化則水行。故四布于皮毛。五經並行者。通灌于五藏之經脈也。平脈篇曰。穀入于胃。脈道乃行。水入于經。而血乃成。故先論食而後論其飲焉。合於四時五藏。陰陽揆度。以為常也。五藏。五行之氣也。揆。度。度數也。總結上文而言經脈之道。合于四時五行之次序。陰陽出入之度數。以為經脈之行常。陽藏獨至。厥喘。虛氣逆。是陰不足。陽有餘也。表裏實

表少之氣
曾生于陰
實陽所以
一陰陰也

俱寫取之下俞。此言藏府經脉有陰陽相合之常度如陰偏陽之獨至則爲厥喘諸症所謂先知經脉今藏病脉也。太陽藏獨至者太陽之經氣獨至而無陰氣之和也陽氣惟上故下厥上喘而虛氣上逆也是陰不足而陽有餘表裏俱當寫益太陽行氣發厥上下而上出于唇表故面表裏俱寫而取之下俞

陽明藏獨至是陽氣重并也當寫陽補陰取之下俞。陰陽繫日月論曰寅者正月之生陽也主左足之少陽未者六月主右足之少陽卯者二月主左足之太陽午者五月主右足之太陽辰者三月主左足之陽明巳者四月主右足之陽明此兩陽合于朝故曰陽明陽明之獨至是太少重并于陽明陽盛故陰虛矣此言陰陽并合乃經脉之常如陽并于陽陰并于陰則爲病脉矣故曰持雌守雄棄陰附陽不知并合胷故不明

少陽藏獨至是厥氣也。腎前卒大取之下俞。少陽主初生之氣生氣厥逆于下以致藏

脈之獨大于蹻前也。蹻者。奇經之蹻脈。足少陽經脈在陽蹻之前。故蹻前卒大。○朱衛公曰。言蹻前卒大者。釋明三陽之脈。候足之三陽也。蓋生陽之氣。皆從下而上。由陰而陽。故俱取之下俞。又申明三陰三陽之候。候十二經之本脈也。如蹻前少陽之脈卒大。而厥陰之動脈微小者。是爲少陽獨至也。少陽獨至者。一陽之過也。此申明經氣之各有別也。夫一陰一陽。分而爲三陰三陽。合于手足十二經脈。十二經脈。合于十二藏府。所以藏物。故亦名藏也。所謂太陽陽明少陽藏獨至者。言三陽經脈之獨盛也。三陽經脈之獨盛者。是三陽氣之太過也。太陰藏搏者。用心省眞。五脈氣少。胃氣不平。三陰也。宜治其下俞。補陽寫陰。此言三陰三陽之經氣。皆有下有足也。夫手之太陰。足之太陰。是爲三陰。是以太陰之藏脈相搏者。須用心省察其爲手之太陰。足之太陰乎。如五脈氣少者。手太陰之過也。蓋肺朝百脈。而輸精于藏

蹻謂太陽少陽太陰少陰陽蹻陰蹻也。經脈謂足少陽經脈也。藏搏謂藏脈相搏也。五脈謂五藏之脈。藏府故曰藏所謂一陰二陽。陰二陽三陰者。論三陰三陽之氣也。血脈論有肩經而氣有形之氣者爲獨氣而有形之經曾經病在經者。由春而生。由經而氣病。是氣當用鍼

[illegible]

五藏六府皆當平之之二陰上合陰二陽下合[illegible]

[illegible]

上論一陽故曰陽此論二

府。肺氣搏而不行。則五脈之氣皆少。是以五脈氣少者。知在手之太陰也。脾。為胃行其津液。脾氣搏而不行。是以胃氣不平。胃氣不平者。知在足之太陰也。手之太陰。足之太陰。而後胃之二陰也。足之二陰。從足走腹。手之三陰。從腹走手。手足經氣。交相貫通。故獨取之下俞。○谷公退曰。此。復申明所謂三陰三陽皆從下而上。故獨取之下俞。

一陽獨鼎少陽厥也。

此言經厥而及于氣也。太氣厥于厥中而獨謂之言氣厥于[illegible]而獨為之[illegible]氣獨鼎者。蓋因少陽之經氣盛而及于經也。一陽獨鼎少陽厥者。言經逆而及于氣也。分而論之。有經。有氣。合而論之。經氣之相關也。○朱衛公曰。以太陰問于其間者。當知三陰三陽之經氣皆若[illegible]也。○張北嶺曰。少陽厥者。木火之氣鬱也。木鬱之[illegible]松吟古山虎嘯巖嘯。古之善嘯者。聽谿中虎聲而寫之。一陽獨鼎之義。蓋取諸此與。

陽并於上。四脈爭之。

是三陽故曰并

四脈爭張四形氣之氣盛氣歸真藏五神藏之氣虛也

厥陰之治謂當是厥陰之經脈手治也此言三陰二陽之氣四合十六經可通于氣府宮城太陰合論二經之氣如各有分別也

張氣歸於腎。宜治其經絡。寫陽補陰。陽并者太陽陽明之氣相并也。四脈者。太陽之小腸膀胱。陽明之胃與大腸。即四形藏之藏也。四脈爭張。以致陽并于上。亦經厥而及于氣也。腎爲生氣之原。此三陰之氣。虛留于陽相接。故宜寫其陽之絡。補其陰之經。陰陽平而經氣和矣。

一陰至。厥陰之治也。眞虛痛心。厥氣留薄。發爲白汗。調食和藥。治在下俞。痛音狶○此言經氣逆而病及于藏也。一陰者。厥陰也。是以一陰氣至。當厥陰主治。而反見虛眞之虛。心爲痛。蓋厥陰之氣。發于命門。爲心主之包絡。厥陰氣逆。以至眞虛而心痛也。厥逆之氣。留薄于心下。則上迫于肺。故發爲白汗。夫眞虛痛心。病在內也。經氣厥逆。病在外也。病在內者。治以藥食。病在外者。治以鍼灸。故宜調食和藥。治其下俞。大所謂一陽二陽三陽。一陰二陰三陰者。陰陽之一氣也。所謂太陽陽明少陽。太陰厥陰少陰者。藏府經氣而言也。人稟天

[illegible]而下病于[illegible]脈除之心[illegible]

此言三陰三陽之氣合于十二經而為[illegible]于脈且然之行于脈中也故大陽之脈象[illegible]氣盛而浮少陽之脈象[illegible]之氣行于脈

地陰陽之氣。而成此形。是有有形之藏府經脈。有無形之陰陽六氣也。雖然。藏不離于經。經不離于氣。氣不離乎藏。經氣貫通。藏氣并合。陰陽出入。上下貫環。是以有論三陽之經至者。有論在于[illegible]者。有論[illegible]經而及于[illegible]者。有論[illegible]而及于[illegible]者。有論[illegible]陽之不相合者。有論經[illegible]病及于藏者。此[illegible]之道。可合[illegible]可分。書不[illegible]一以貫之。[illegible]

帝曰。大陽藏何象。大陽氣者。謂小陽易號之經脈也。象者。效象形容此後脈[illegible]有之見于脈者。各有別也。岐伯曰。象三陽而浮也。浮者。象也。三陽之氣也。故大陽之藏脈。象陽盛之氣而浮也。帝曰。少陽藏何象。岐伯曰。象一陽也。少陽藏者。三焦甲膀之經氣。故象一陽初動之生陽。一陽藏者。滑而不實也。所謂一陽二陽者。乃三陽之氣也。氣進脈外。故以脈之浮沉。以效象陰陽之氣。如在一陽之藏脈。則見脈體之

平則骨而不實矣此申明陽藏獨于陰藏相搏者乃因氣而見于脈故曰少陽獨至言一陽之過也

滑象矣。蓋陽氣搏于脈中。其脈則滑。陽欲外浮。故不實也。此反結上文而言一陽之藏脈。與一陽之氣見于脈者之不同也。

帝曰。陽明藏何象。岐伯曰。象大浮也。陽明藏者。胃與大腸之經脈也。陽明者。兩陽合明。陽氣合并則陽熱盛。故其象大浮者。二陽之氣也。

太陰藏搏。言伏鼓也。二陰搏至腎。沉不浮也。此復結陰藏之經脈。與陰氣之見于脈者之不同也。太陰藏搏者。乃太陰之經脈相搏。故見脈象之伏鼓。如二陰之氣相搏。雖至于少陰之腎。止見于沉而不浮。蓋以脈象之浮沉。以別陰陽之氣。以脈體之滑動不實。鼓動而伏。以別陰陽之脈也。此篇論欲識病脈。先知經脈。然欲知經脈。又當體析其經與氣焉。

二陰之氣猶至腎故沉而不浮此復言三陰三陽之氣而合于五藏六腑也

藏氣發時論篇第二十二

黃帝問曰合人形以法四時五行而治何如而從何如而逆得失之意願聞其事此承上章而後問也經脈篇曰合人四時五藏陰陽奚度以為經脈之常故帝以藏府發時合于人形法于四時五行而為教治之法何如而從何如而逆反逆為從謂之得反順為逆謂之失岐伯對曰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更貴更賤以知死生以決成敗而定五藏之氣間甚之時死生之期也此篇論察其府藏而知死生之期然須法于四時五行生尅之順逆而後死生可必故曰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言天之十干四時地之五穀五味人之五藏五氣皆合于此五者以此五者而合參之則成敗死生可決矣更貴更賤者貴賤更互也間者持愈之時甚者加甚

之時也。帝曰願卒聞之。卒盡也 岐伯曰。肝主春。肝主春木之氣 足厥少陽主治 足厥陰主乙木。少陽主甲木。二者相爲表裏。而主治其經氣。 其日甲乙 甲爲陽木。乙爲陰木。在時爲春。在日主甲乙。春生怒發之氣。故苦于過亡。宜食甘以緩之。 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肝主 心主夏 心主夏火之氣 手少陰太陽主治 手少陰主丁火。太陽主丙火。二者相爲表裏。而主治其經氣。 其日丙丁 丙爲陽火。丁爲陰火。在時主夏。在日爲丙丁。 心苦緩。急食酸以收之。吳氏曰。心以長養爲令。志喜而緩。緩則心氣散逸。自傷其神矣。宜食酸以收之。 脾主長夏 長夏六月也。脾火土相生之時。 足太陰陽明主治 足太陰主己土。陽明主戊土。二經相爲表裏。而主治其經氣。 其日戊己 戊爲陽土。己爲陰土。位居中央 脾苦濕。急食苦以燥

以上論五藏所主之時日及五味五氣以下論五藏

之。脾屬陰土喜燥惡濕。苦乃火味故宜食苦以燥之。張二中曰君燥者。喜母氣以合生。苦濕者。惡所勝之乘侮。肺主秋主秋金之令手太陰陽明主治手太陰主辛金陽明主庚金二經相為表裏而主治經氣其日庚辛庚為陽金。辛為陰金。在肺主秋。有日主庚辛。苦氣上逆。急食苦以泄之。肺主收降之令。故苦氣上逆。宜食苦以泄下之。腎主冬主冬水之令足少陰太陽主治足少陰主癸水。太陽主壬水。二經相為表裏而主治經氣其日壬癸壬屬陽水。癸屬陰水。在日為壬癸。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開腠理。致津液。通氣也。腎者水藏。喜潤而惡燥。宜食辛以潤之。謂辛能開腠理。使津液行而能通氣故潤。○以上論五藏之病。病在肝。愈於夏。此論邪氣之客于身而病在五藏者。亦合于四時五行。而有間甚之時日

之病有時者之時日及五發五補五寫

也。病在肝。愈于夏者。子制其鬼賊。而能令母實也。夏不愈。甚於秋。子休而賊旺。至其所下勝而甚也。秋不死。持於冬。賊氣休而得母氣之養。至其所生而持也。起於春自得其位。故復起也。此論死生之月節也。餘藏倣此。禁當風。風氣逼于肝。故禁而弗犯。肝病者。愈在丙丁。至其所生而愈也。丙丁不愈。加於庚辛。金尅木也。庚辛不死。持於壬癸。得母氣之所生而持。起於甲乙。本氣復旺而起。此論死生之期日也。肝病者。平旦慧。下晡甚。夜半靜。平旦乃木氣生旺之時故爽慧下晡乃金旺之時故病甚。夜半得母之生氣故安靜。此論間甚之時也。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肝氣受邪。則木鬱而欲散。故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補之。酸寫之。按歲運厥陰之勝。以酸寫之。少陰之勝。以甘寫之。太陰之勝。以苦寫之。又曰木位之主。其寫以酸。其補以辛。火

位之主其傷以甘其補以鹹土位之主其傷以苦其補以甘金位之主其傷以辛其補以酸木位之主其寫以鹹其補以苦五味陰陽之用辛甘發散爲陽酸苦湧泄爲陰鹹味涌泄爲陰淡味滲泄爲陽六者或收或散或緩或急或燥或潤或耎或堅以所利而行之調其氣使其平也夫肝病者虛之發也虛則正虛故以辛之發散以散其木鬱以辛之潤以補其肝氣以酸之泄以寫其有餘所謂以所利而行之調其氣使其平也餘藏准此病在心愈在長夏長夏不愈甚於冬冬不死持於春起於夏不死則能持能持則能愈矣禁溫食熱衣心惡熱也心病者愈在戊巳戊巳不愈加於壬癸壬癸不死持於甲乙起於丙丁當愈不愈故有所加值死不死故有所起心病者日中慧夜半甚平旦靜靈樞經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是氣之常也人亦應之以一日

分爲四時。朝則爲春。日中爲夏。日入爲秋。夜半爲冬。故自得其位而慧。至其所不勝而甚。至其所生而靜也。心欲耎。急食鹹以耎之。耎叶軟。心爲火藏。心病則剛燥矣。故宜食鹹以耎之。用鹹補之。甘寫之。鹹味下泄上湧而從水化。能泄心氣以下交。湧水氣以上濟。水火既濟。則心氣自益。火欲炎散。以甘之發散而寫之。病在脾。愈在秋。秋不愈。甚於冬。春不死。持於夏。起於長夏。禁溫食飽食。濕地濡衣。胃欲清飲。故禁溫食。飽食傷脾。故禁飽食。脾屬陰土。而惡濕。故濕地濡衣。風自禁之。脾病者。愈在庚辛。庚辛不愈。加於甲乙。甲乙不死。持於丙丁。起於戊巳。天之十干。化生地之五行。地之五行。化生人之五藏。人生于地。悉命于天。是以生于五行。而歸命于十干也。脾病者。目眹慧。目出甚。下瞤靜。眹音迭。○眹目

長也應長夏之時故慧日出乃木旺之時故甚于脾乃中央之分應秋金之令故靜脾欲緩急食甘以緩之土德和厚故欲緩病則火其中和之氣矣故宜食甘以緩之用苦寫之甘補之脾病則土實矣故用苦味之清泄以寫奪之以甘之緩補之全體受器曰腑所各有所宜者愈五藏所各有所惡隨其所下者愈病是以順其所欲之味為治也病在肺愈在冬冬不愈甚於夏夏不死持于長夏起於秋禁寒飲食寒衣形寒飲冷則傷肺故皆禁之肺病者愈在于癸壬癸不愈加於丙丁丙丁不死持於戊己起於庚辛始病則以歲月期之病重則以旬日期之垂死則以旦暮計之肺病者下脘慧日中甚夜半靜一日一夜五分之而各有生尅間甚之時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肺主秋收

之令。病則及其常矣。用酸補之。辛寫之。用酸收以補正。辛散以寫邪。病在腎。愈於春。春不愈。甚於長夏。長夏不死。持於秋。起於冬。禁犯焠焮熱食。溫炙衣焠音翠。焮音炎。○焠爆責之熱食也。溫炙衣。然焙之熱衣也。腎惡燥。故禁犯之。腎病者。愈在甲乙。甲乙不愈。甚於戊己。戊己不死。持於庚辛。起於壬癸。在四藏日加者。言所勝之氣加于我而使病加之。是客勝也。在腎藏日甚于戊己。乃至其所不勝而甚。是主弱也。本經死論五藏各不一其所。蓋陰陽之道。塔之無窮。腎病者。夜半慧。四季甚。下晡靜。四季。辰戌丑未時也。腎病者。水王則慧。土王則甚。金王則靜。腎欲堅。急食鹹以堅之。腎體沉石。德性堅。病則久其常矣。故宜食苦以堅之。用苦補之。鹹寫之。用苦

堅以補之鹹泄以寫之以上論五藏之病。而宜于藥食者五味各有所宜。夫邪氣之客於身也。以勝相加。邪氣者。風雨寒暑。邪氣之邪也。以勝相加者。如肝病加于庚辛心病加于壬癸所勝之氣加臨而病益重也。至其所生而愈。如肝病者上見庚辛之日壬癸得所生之子氣而愈也。至其所不勝而甚。當值其所不勝之日甚也。至於所生而持。得所生之助而能支持也。自得其位而起。位者。本經所謂木位火位之類。值本氣自旺之時。故能復起而愈也。必先定五藏之脈。乃可言間甚之時。死生之期也。言必先定五藏之正脈。知五藏之病脈。乃可言病之間甚死生之期。○肝病者。兩脇下痛引少腹。令人善怒。善怒者。邪氣也。肝脈布脇肋。抵少腹。故兩脇下痛引少腹。靈樞經曰。肝氣實則怒。蓋肝為將軍之官而志怒。肝氣鬱而不舒。故

怒也。虛則目䀮䀮無所見。耳無所聞。善恐。如人將捕之。

䀮音荒。虛者。精氣奪也。䀮。不明也。肝藏血而開竅于目。肝虛故䀮䀮無所見。少陽經脈入耳中故無所聞。膽病者。心下澹澹如人將捕之

取其經。厥陰與少陽。

經。謂經脈也。足少陽與厥陰為表裏。故取二經。以通其氣

氣逆。則頭痛。耳聾不聰。頰腫。取血者。

厥陰與督脈會于巔。肝氣逆。故頭痛。少陽氣上故耳不聰。而頰腫也。取血者。謂取其經之多血者而去之。

恭足少陽與厥陰為表裏。少陽宜少血多氣。厥陰宜多血少氣。藏府經氣相通。宜從厥陰之多血者而瀉之。

心病者。胷中痛。脇支滿。脇下痛。膺背肩甲間痛。兩臂內痛。

手少陰心脈起心中。下挾咽。出脇下。循臨內循臂內。出肩解。兩肩胛之間。氣實故有是痛。脇支滿者。少陰之支絡。脇痛。手陽下也。

虛則胸腹

大脇下與腰相引而痛。心火氣盛。則水屬上乘故脇脹心氣不能交于陰故脇下與陰相引而痛也。取其經少陰太陽舌下血者。心脈上循咽喉開竅于舌。故取舌下血者。亦手足陰陽所苦必先去其血。乃去其所苦。[illegible]足。其變病。刺郄中血者。[illegible]氣之相通也。○徐公遐問曰。[illegible]天之少陰常少血。奚獨取其舌下郄中。曰處有常變用有疏權。少陰少血者。言其常也。病有[illegible]者。必先去其血。而後寫有餘。補不足者。言其變也。蓋虛者亦不宜去血。變病者。又取于郄中。此皆處之用藥之法。故獨舉少陰一經。而曰舌下血。曰變病。蓋欲其類推于諸經也。

脾病者。身重。善肌肉痿。足不收。行善瘈。脚下痛。

脾主肌肉。主通會五藏元真之氣。脾氣傷故身重而肌肉善痿。痿者。肌肉委棄不仁也。足太陰經脈。循脛

膝。邪在經絡。故足不收。氣傷。故善瘈而痛。用二善字者。言經病而及于氣也。虛則腹滿腸鳴。飧泄。食不化。此因脾氣虛而不能轉輸水穀故也。取其經太陰陽明少陰血者。榮衛氣血。始于足少陰腎。生于足陽明胃。輸于足太陰脾。故取此三經。以通經氣。

肺病者喘欬逆氣。肩背痛。汗出。尻陰股膝髀腨脛足皆痛。此言肺腎之經氣相通也。夫肺主氣而發原于腎。腎爲本。肺爲末。母子之經氣相通。足以足少陰之脈。其直者。從腎上貫膈。入肺中。所謂夫產、成、合太病則氣逆。故喘欬也。肺俞氣在[illegible]上。則肩背痛而汗出。逆于下。則尻陰股[illegible]也。按五經之論。各有不同。俱當[illegible]虛則少氣不能報息。耳聾嗌乾。腎爲生氣之原。肺主周身之氣。所司呼吸生[illegible]。本于下不能報息于上。耳。腎氣衰。則耳聾。金水之氣不足。則嗌乾也。取其經太陰足太陽之外厥

陰內血者。太陰手太陰肺經之本脈也。脈元于目。足太陽之外。厥陰內者。正謂脈內踝後之宜上。則少陰脈也。既左右足而。少陰部分有血滿異于常者。即而取之。腎病者。腹大脛腫。喘欬。身重。寢汗出。僧風。腎少陰脈。足于足而上循肺。病在經絡。故寢。大脛腫。水邪逆于上。則喘欬。生氣衰于下。則身重也。太陽之氣司表。而下出于膀胱。經氣逆。則表氣虛。故寢汗出而惡風。

虛則胸中痛。大腹小腹痛。清厥意不樂。腎氣虛而不能上交于心。故胸中痛。少陰之氣上與陽明相合。生氣虛于下。故大腹小腹痛也。清厥。冷之輕者。陽氣虛。故手足逆冷也。心有所憶謂之意。膻中者。臣使之官。代君行令。喜樂出焉。胸中之心氣不足。故意不樂也。

取其經。少陰太陽血者。少陰與太陽爲表裏。藏府之經氣相通。故藏病而兼及于府經也。以上論病生于經脈肌肉宜治之以鍼石者。審察其藏府經絡之虛實

而取之。○肝色青。宜食甘。粳米牛肉棗葵皆甘。夫精明五色者氣之華也。肝色青則其氣苦急。故宜食甘以緩之。蓋五味所以養五藏之氣者也。心色赤。宜食酸。小豆犬肉李韭皆酸。心志喜。喜則氣緩。緩則心神懈弛。故宜食小豆犬李之酸。以收養心氣。肺色白。宜食苦。麥羊肉杏薤皆苦。肺色白。其氣主秋。金之降令。而苦下通故宜食羊麥杏薤之苦。以收降其肺氣。脾色黃。宜食鹹。大豆豕肉栗藿皆鹹。夫脾土之所以灌溉四藏者。主上參于心肺。下洩于肝腎。如脾苦濕。則不能上滲矣。土氣敦阜。則不能下洩矣。經曰。酸苦涌泄爲陰。鹹味滲泄爲陰。故宜食苦者。取其燥土氣以涌滲于上也。宜食鹹者。取其行土氣以滲洩于下也。桃葱皆辛。腎色黑。則其氣喜閉。辛能開腠理。致津液。蓋從革作辛。能通母之化原也。辛散

酸收甘緩苦堅鹹耎此言發散涌泄之外別又有或收或緩或堅或耎之用當用者隨其所利而行之

○毒藥攻邪啓元子曰毒藥本草蟲魚鳥獸之類皆可以攻邪者是然攻邪却病必毒乃能故曰毒藥攻邪之用故本草三上藥為君主養命不宜天無毒多服久服不傷人欲輕身益氣不老延年者本上品中藥為臣主養性以應人無毒有毒可酌其宜欲遏病補虛羸者本中品下藥為佐使主治病以應地多毒不可久服欲除寒熱邪氣破積聚愈疾者本下經

五穀為養謂黍稷稻麥菽以供養五藏之氣

五果為助謂桃李杏栗以助其養

五畜為益謂牛羊犬豕雞為補益五藏者也

五菜為充謂葵藿葱韭薤充實于藏府者也按五常政大論曰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無毒治病十去其九蓋毒藥所以攻邪穀肉果菜無使過傷能補精益氣精氣充足則邪病自除

氣味合而

服之。以補精益氣。此總結上文而言穀肉果菜。皆有五氣五味。宜和合而食之。無使偏勝。以補益精氣。如偏食焦苦之氣味。則增火化。如偏食鹹腐之物。則增寒化。經曰。久而增氣。物化之常也。氣增而久。天之由也。故宜氣味和合而食之。此五者。有辛酸甘苦鹹。各有所利。或散或收。或緩或急。或堅或耎。四時五藏。病隨五味所宜也。五者。謂穀肉果菜也。言此五者。皆有辛甘酸苦鹹之別。散有酸苦鹹之別。又有辛散酸收。苦堅鹹耎。或隨四時之宜散宜收。以隨五藏之所苦所欲。各隨其所利而行之。此篇論察五藏以知間甚死生之期。審貴賤。以施鍼石藥食之別。蓋九候之病。由五藏之所生。

宣明五氣篇第二十三

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于五人亦應之此篇承上章而宣明五氣五味五藏五邪故無問答之辭而不曰論

○五味所入伯高曰胃者五藏六府之海也水穀皆入于胃五味入口而各以其所喜酸先走肝苦先走心甘先走脾辛先走肺鹹先走腎穀氣津液已行榮衛大通乃化糟粕以次傳下酸入肝東方生風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故味之酸者入肝以養肝氣辛入肺西方生燥燥生金金生辛辛生肺故味之辛者入肺以養肺氣苦入心南方生熱熱生火火生苦苦生心故味之苦者入心以養心氣鹹入腎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鹹鹹生腎故味之鹹者入腎以養腎氣甘入脾中央生濕濕生土土生甘甘生脾故味之甘者入脾以養脾氣是為五入

○五氣所病。五藏氣逆而爲病。心爲噫。噫不平之氣也。本經曰。所謂上走心爲噫者。陰氣而上走于陽明。陽明絡屬心。故上走心爲噫。蓋此因胃氣上逆于心。故爲噫。肺爲欬。金應象論曰。肺在變動爲欬。肝爲語。肝爲將軍之官。在志爲怒。肝氣欲達則爲語。診要經終篇曰。春刺冬分。邪氣着藏。病不愈。又且欲言語。此言春令之肝氣不舒故也。脾爲吞。脾主爲胃行其津液。脾氣爲而不能灌溉于四藏。則津液反溢于脾竅之口。故爲吞嚥之證。腎爲欠爲嚏。靈樞經曰。陽者主上。陰者主下。陽引而上。陰引而下。陰陽相引。故數欠。當寫足少陰。補足太陽。蓋少陰之氣在下。病則反逆于上而欲引于下。欲引于下則欠。反逆十上則嚏。蓋腎絡上通于肺也。胃爲氣逆爲嘔爲恐。口問篇曰。人之嘔者。穀入于胃。胃氣上注于肺。今有故寒氣與新穀氣俱還入于胃。新故相亂。真邪相攻。氣復出于胃。故爲嘔。蓋穀入于胃。乃傳之肺。而肺反還入于胃。胃受肺之寒

氣則逆而欲復出于胃故為噦。胃之逆氣下并于腎則為忘。蓋腎子胃戊癸相合也。噦。呃也。噦。車聲。音如噦之有輪音故曰噦。大腸小腸為泄。大腸小腸受水穀變化傳相。所則不能化物而為泄。下焦溢為水。下焦知質。水直出焉。而為水。為胞。胞不利為癃不約為遺溺。癃。小便不通曰癃。三焦下命曰子委陽。並大腸之出入。俗謂胞約。下焦實則關癃。虛則遺溺。遺溺為中氣之守。主事剛則補之。則癃則瀉之。則遺溺。為怒。火。府則氣鬱而為怒。是為五病。謂病五藏五行之氣。而六府亦配合于五行。○五精所并。謂五藏之精氣相併。精氣并於心則喜。多陽者多喜。心為君火。藏精并之故喜。本經曰。神能則笑。不休。并於肺則悲。肝悲哀動中則傷魂。肺虛而肝氣并于肺則悲。并於肝則憂。脾憂愁不解則傷意。肝恐懼不解則傷精。脾虛而腎氣虛而脾氣并于肝則憂。并於脾則畏。

并于脾則畏。**并於腎則恐**。本經曰所謂恐如人將捕之者。陰氣必陽氣入。陰陽相薄故恐也。蓋心腎爲水火陰陽之主宰。是以心虛而陰精并之則喜。腎虛而陽氣并之則恐。此水火二氣上下交并其餘三藏皆所勝之氣相并。所謂氣不及則所勝妄行。○徐公遐曰有相相并者。有氣相并者。故首是曰有氣。**是謂五并虛而相并者也**。此申明并者。因虛而相并也。○**五藏所惡**。不木水火土。乃藏之本氣也。風寒燥火。五行之所生也。五藏之氣。喜于生化。故本氣自勝者惡之。**心惡熱**。心爲火藏故惡熱。**肺惡寒**。肺屬金故惡寒。**肝惡風**。肝主風木故惡風。**脾惡濕**。脾爲陰土故惡濕。**腎惡燥**。腎爲水藏故惡燥。**是謂五惡**。三藏惡本氣之勝。肺惡腎之矢。腎惡肺之焊。此亦陰陽變換之道。而肺腎子母之氣互爲本末也。

○**五藏化液**。水穀入口。其味有五。津液各走其道。五藏受水穀之汁。津注于外竅。而化爲五

液。心爲汗。心主血。汗乃血之液也。肺爲涕。出于肺竅之鼻而爲涕。肝爲淚。出于肝竅之目而爲淚。脾爲涎。出于脾竅之口而爲涎。腎爲唾。腎絡上貫脊入脊中。脊髓上行出于腦後。腦後出于項。項本。舌下兩泉上竅。上液之道也。是謂五液。液者。所以滑竅者也。故曰。液者腎爲水藏。又五藏之精而爲液。腎之液入心而爲血。入肝爲淚。入肺爲涕。入脾爲涎。自[illegible]

○五味所禁。陰之所生。水在五味。陰之五宮。傷在五味。故禁多食辛走氣。氣病無多食辛。肺主氣。辛入肺。故走氣。氣病而多食之。反辛散而傷氣。鹹走血。血病無多食鹹。心主血。鹹下作鹹。鹹走血者。水氣上交于心也。血病而多食之。則水反勝。少矣。苦走骨。骨病無多食苦。腎主骨。苦上作苦。苦走骨者。火氣下交于腎也。骨病而多食之。則火氣反勝矣。此與并于心則喜。并于腎則恐之義相同。蓋心腎水火之氣。所

相既濟故所走互更其餘三藏是本藏之味而走本藏所主之筋肉也。甘走肉。肉病無多食甘。脾主肌肉甘爲土味脾病而多食之則反傷脾氣。酸走筋。筋病無多食酸。肝合筋酸走肝筋病而多食之則反傷其肝氣。是謂五禁。無令多食。五味所以養五藏之氣者也病則氣虛故無令多食蓋少則補多則反傷其氣。○五病所發。承上文而言五藏之病各有所發。陰病發於骨。腎爲陰藏在體爲骨故腎陰之病而發于骨。陽病發於血。心爲陽中之大陽在體爲血故心陽之病而發于血。○朱永年曰上節言鹹走血苦走骨此節曰陰病發于骨陽病發于血正見其陰陽體用之妙陰病發於肉。脾爲陰中之至陰在體爲肉是以大陰之病而發于所主之肌肉。陽病發於冬。肝爲陰中之少陽逆冬氣則奉生者少春爲瘧厥故肝藏之陽病發于冬。陰病發於夏。肺爲牝藏逆夏氣則本收

本經片論[illegible]
藏之氣有[illegible]
二三其說蓋
欲人以一法
而相及于[illegible]
藏也

自有陰陽[illegible]
合陰陽合而
[illegible]為陰
[illegible]為陽
[illegible]陽在
[illegible]為
[illegible]為邪

者少。秋為痎瘧。故肺藏之陰病而發于夏也。人所謂陽疾發于骨。陰病發于血者。即謂神論之所謂逆夏氣。則太陽不長。心氣內鬱。逆冬氣則少陰不藏。腎氣獨沉之義。此因本氣自傷而致病也。曰陽病發于冬。陰病發于夏者。因所生之母氣逆而為病也。陰陽之道相交無窮。若根於[illegible]腎為[illegible]母。[illegible]肝脾發于冬夏。又不可與論公為矣。是為五發。[illegible]五發[illegible]各自別六之間。○五邪所亂。言五氣為邪氣所亂。邪入於陽則狂。邪入于陽。則易盛。陰不成其陽。則氣流薄疾。并乃狂。又四支為諸陽之本。陽氣則四支實實則能登高也。熱盛于身。則棄衣欲走也。[illegible]盛則使人罵詈不識親疎也。邪入於陰則痺。痺者閉也。邪入于陰。閉而不行。則為痺痛之證。故曰。病在陽者名曰風。病在陰者名曰痺。搏陽則為顛。[illegible]方盛衰論曰氣上不下。頭痛巔疾。蓋邪氣與陽氣搏擊于上。則為頭痛巔頂之疾。搏陰則為疝。足之少陰上繫于舌

絡于橫骨。終于會厭。邪搏于陰。則厭不能發。發不能下。至其開闔不致。故爲瘖。陽入之陰則靜。陽分之邪而入之陰。則病者靜。蓋陰盛則靜也。陰出之陽則怒。臣分之邪而出之陽則病者多怒。蓋陽盛則怒也。是爲五亂。謂邪氣亂于五藏之陰陽。○五邪所見。夫五邪之亂于陰陽者。亂五藏陰陽之氣也。正氣爲賊邪所傷。則五邪之勝氣。外見于脈矣。春得秋脈。是得冬脈。長夏得春脈。秋得夏脈。冬得長夏脈。春也夏鈞。秋毛冬石。五藏陰陽之正氣也。反得所勝之脈者。邪賊盛而見于脈也。名曰陰出之陽。病善怒不治。夫內爲陰。外爲陽。在內五藏爲陰。在外皮肉絡脈爲陽。在內所傷之藏氣。而外見于脈。故名曰陰出之陽。邪出于脈。則血有餘。經曰血有餘則怒。此正氣爲邪氣所勝。故爲不治。是爲五邪皆同命死不治。此言上文之所謂不治。名謂五脈皆爲邪勝也

如五氣之氣爲邪所勝見四時日覺之脈皆爲死不治矣

○五藏所藏

藏者藏也藏而不寫也

心藏神

經曰兩精相搏謂之神是神乃陰精所生而藏于心藏○朱丹溪曰人所生之才謂之精又曰神者水穀之精氣也是先天所生之神與後天水穀之精而生此神故曰合而相搏謂之魂魂乃陰精並精而出謂之魄魄乃陽精所生肺爲陰藏故主魄

肺藏魂

肺者魂之所生而爲陽藏故主魂

脾藏意

所以自爲告之心之意爲脾之意心生血脈血生脾脾之意而藏于脾也

腎藏志

心之所之謂之志心生于心而心腎交而之志是爲五藏所藏爲五藏所藏之神

○五藏所主

五藏各有所主之外合

心主脈心主血故所主在脈

肺主皮

肺主氣氣主皮毛故肺合皮

肝主筋

肝生于腎筋生于骨故在藏爲肝在體爲筋

脾主肉

五藏元眞之氣通會于肌肉勝理脾氣通于五藏故所主在肉

腎主骨。腎藏精髓而注于骨故所主在骨。是爲五主。謂人身之皮膚形層各屬五藏之所主。○五勞所傷。勞謂太過也。上古之民形勞而不倦。久視傷血。久視損神故傷血。久臥傷氣。久臥則氣不行故傷氣。久坐傷肉。脾喜運動故久坐傷肉。久立傷骨。久立則傷腰腎膝脛故傷骨。久行傷筋。行走罷極則傷筋。是爲五勞所傷。是五勞而傷五藏所主之血氣筋骨也。○五脈應象。五藏之脈以應四時五行之象。肝脈弦。象木之條達也。心脈鈎。象火炎盛而秋則環轉如鈎。脾脈代。象四時之更代也。肺脈毛。秋令清肅故象羽毛之清虛。腎脈石。象石之沉水也。是爲五藏之脈。夫九候之道必先定五藏五脈審其五實而後立五法。調五味以治之。故此篇宣明五藏之氣焉。

血氣形志篇第二十四

夫人之常數、太陽常多血少氣、少陽常少血多氣、陽明常多氣多血少、陰常少血多氣、厥陰常多血少氣、太陰常多氣少血、此天之常數、大氣爲陽、而爲六府、爲陽、藏爲陰、藏自陰陽離離相合、而氣血之多少、自有常數、如太陽多血少氣、則少陰少血多氣、少陽少血多氣、則厥陰多血少氣、陽有餘、則陰不足、陰有餘、則陽不足、此天地盈虛之常數也、惟陽明則氣血皆多、蓋血氣皆生于陽明也、足太陽與少陰爲表裏、少陽與厥陰爲表裏、陽明與太陰爲表裏、是爲足陰陽也、手太陽與少陰爲表裏、少陽與心主爲表裏、陽明與太陰爲表裏、是爲手

之陰陽也。夫手有三陰三陽。足有三陰三陽。以合十二經脈。陰陽並交。表裏相應。是以聖人持診之道。先後陰陽而持之。診合微之事。追陰陽之變章五中之情。取虛實之要。知此乃足以診。如切陰不得陽。診尚二。得陽不得陰。守學不混。是故藏府陰陽。相爲表裏。此皆診候之要。不可不知。今知手足陰陽所苦。凡治病必先去其血。乃去其所苦。伺之所欲。然後寫有餘。補不足。知所苦者。知邪病在手足之何經也。先去其血。除宛陳也。既陳去。則無所苦矣。伺之所欲者。伺其欲散欲耎。欲緩欲收。蓋必先定五藏之病。五藏已定。九候已備。而後乃存鍼。有餘者邪氣盛也。不足者精氣奪也。有餘則寫之。不足則補之。欲知背俞。先度其兩乳間中折之。更以他草度去半已。即以兩隅相拄也。乃舉以度其背。令其一隅居上。齊脊大椎。兩

[illegible]

隅在下當其下隅者肺之俞也俞音輸度音鋭孔音丁○此論取五俞之法五藏之俞皆在于背背者脊之內也脊是兩乳而後定其背之俞是要量也[illegible]隅中折之更以他[illegible]三隅以一隅[illegible]隅之盡處是[illegible]俞也[illegible]九矢之法先以五藏為主復下一度心之俞也復下一度左角肝之俞也右角脾之俞也復下一度腎之俞也是謂五藏之俞灸刺之度也度叶度○度度數也俞輸同五藏血氣輸轉傳布也吳鈞朱川此取五藏俞決與甲乙經不合蓋古人別為一法者也○形樂志苦病生於脈治之以灸刺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形樂志苦形樂志樂貴人也形苦志苦常人也所謂更貴更賤以知死生以決成敗也金匱要畧曰血痺病從何得之師

曰。夫尊榮人。骨弱肌膚盛。重困疲勞。汗出。臥不時動搖。加攻微風。遂得之。宜引鍼引陽氣。令脈緊去則愈。

蓋形樂。則肌膚盛。肌膚盛。則陽氣留于陰也久。陽不在表。則邪直傷于陰。志苦。則傷神。神傷。則血脈虛而邪氣易入。故病生于脈也。宜灸以啓留留之陽。宜刺以去血脈之邪。

形樂志樂。病生於肉。治之以鍼石。

形樂志樂。則過于安逸矣。過于安樂則神機不轉。氣血鬱留。故病生于肉。宜治以鍼石。引而通之。

形苦志樂。病生於筋。治之以熨引。吳鶴皐曰。勞苦其形。則傷筋骨。逸而樂。則血脈未嘗受病。故治之以熨。熨引使血脈榮養于筋。則筋安矣。

形苦志苦。病生咽嗌。治之以甘藥。

百憂感心。萬事勞其形。則陰陽氣血皆傷矣。夫脾主天氣。咽主地氣。天者陽氣。地者陰氣。此陰陽氣血皆傷。故病生嗌咽。是宜甘藥以調其脾胃焉。終始篇曰。陰陽俱不足。補陽則陰竭。寫陰則陽脫。如是者。可將以甘藥。不可飲以至劑。如此者弗久。

咙嗌喉也曰形數驚恐經絡不通病生於不仁治之以按摩醪藥驚則氣亂恐則氣下血隨氣行氣散亂逆則經絡不通榮衛不行是以病生于不仁宜按摩醪藥以行其氣而血氣[illegible]者熟穀之液其性[illegible]其氣是行于榮衛故宜于醪藥也是謂五形志也[illegible]人而[illegible]此五者之形志○刺陽明出血氣刺太陽出血惡氣刺少陽出氣惡血刺太陰出氣惡血刺少陰出氣惡血刺厥陰出血惡氣也惡去聲○此言六經之氣血各有多少宜從其多者而去之蓋邪在氣分者可從血出邪在血分者可從氣出也陽明氣血皆多故刺可出血出氣太陽多血少氣故刺宜出血而惡出氣少陽多氣少血故刺宜出氣而惡出血太陰多氣少血故刺宜出氣而惡出血少陰多氣少血故刺宜出血而惡出血厥陰多血少氣故刺宜出血而

惡出氣。此氣血之常數。鍼刺之常法也。鍼經曰。刺榮者出血。刺衛者出氣。○按靈樞經水篇曰。十二經之多血少氣。與其少血多氣。與其皆多血氣。與其皆少血氣。皆有大數。其治以鍼艾。各調經氣。固其常有合。足陽明。五藏六府之海也。其脈大血多。氣盛熱壯。刺此者。不深弗散。不留不寫也。足陽明刺深六分。留十呼。足太陽深五分。留七呼。足少陽深四分。留五呼。足太陰深三分。留四呼。足少陰深二分。留三呼。足厥陰深一分。留二呼。手之陰陽。其受氣之道近。其氣之來疾。其刺深者。皆無過二分。其留皆無過一呼。其少長大小肥瘦。以心撩之。命曰法天之常。灸之亦然。灸而過此者。得惡火。則骨枯脈濇。刺而過此者。則脫氣。

寶命全形論篇第二十五

黃帝問曰天覆地載萬物悉備莫貴於人人以天地之氣生四時之法成王冰曰大以德流地以氣化德氣相合而乃生焉易曰天地絪緼萬物化醇此之謂也則假以溫涼寒暑生長收藏四時運行而方成立君王衆庶盡欲全形王冰曰貴賤雖殊然其寶命一矣故好生惡死者貴賤之常情也形之疾病莫知其情留淫日深着于骨髓心私慮之余欲鍼除其疾病爲之奈何王冰曰虛邪之中人微先見于色不知于身有形無形故莫知其情狀也留而不去淫衍日深邪氣集虛故着于骨髓帝矜不度故請行其鍼岐伯對曰夫鹽之味鹹者其氣令器津泄絃絕者其音嘶敗木敷者其

葉發。病深者。其聲噦。人有此三者是謂壞府。毒藥無治。短鍼無取。此皆絕皮傷肉。血氣爭黑。此言藏府經絡皆出胃氣之所資生。如胃氣已敗。雖毒藥無所用其功。鍼石無所施其力。欲寶命全形者。當先養其胃氣焉。夫鹽之味鹹者。性本潤下。如置之器中。其氣上升。令津泄澤于器之上。如絃欲絕者。其音必先嘶敗。如木氣敷散其葉蚤發生。此三者。以典有諸內而形諸外。以比噦之府壞而後發于音聲。夫噦有三因。如因肺氣逆而欲復出于胃者。橘皮竹茹湯主之。此噦之逆證也。如噦而腹滿。當視其前後知何部不利。利之而愈者。此噦之實證也。如有此三者之比。而其聲噦者。噦之敗證也。此因病深而胃府已壞。雖毒藥無可治其內。短鍼無可取其外。此皆皮毛焦絕。孔肉損傷。而氣血爭爲腐敗矣。黑者。腐之色也。○朱丞相曰。全匱要略云。六府氣絕于外者手足寒。上氣脈縮。五藏氣絕于內者利不禁。手足不仁。此噦之壞證也。所謂壞府者。言

病深而五藏六府血氣皮肉。俱已敗壞。帝曰。余念其痛心。爲之亂惑反甚。其病不可更代。百姓聞之。以爲殘賊。爲之奈何。更代更易時月也。殘賊。殘忍其死。而賊害不仁也。岐伯曰。夫人生於地。懸命於天。天地合氣。命之曰人。主卜曰。形能物成。故生于地命性天賦成已于天。德氣同歸。故謂之人也。靈樞經曰。夫之在我者德。地之在我者氣。德流氣薄而生者也。然德者道之用。氣者生之母也。人能應四時者。天地爲之父母。主水曰。人能應四時和氣而資生者。天地恒畜養之。故爲父母。四氣調神論曰。夫四時陰陽者。萬物之根本也。所以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故與萬物浮沉于生長之門。知萬物者。謂之天子。吳崐曰。知萬物。則能參天地。贊化育。是謂天之子也。天有陰陽。人有十二節。邪客篇曰。歲有十二月。人

有十二節。生氣通天論曰。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陰陽。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其氣九州。九竅五藏。十二節。皆通乎天氣。十二節者。手足之十二大節也。蓋天有陰陽寒暑以成歲。人有十二節。以合手足之三陰三陽十二經脈。以應天之十二月也。天有寒暑。人有虛實。寒暑者。天之陰陽消長也。虛實者。人之陰陽消長也。能經天地陰陽之化者。不失四時。知十二節之理者。聖智不能欺也。言能經理天地陰陽之造化者。不失四時之運行。知十二經脈之理。而合于天之陰陽。惟聖智者能之。又何欺之有。能存八動之變。五勝更立。能達虛實之數者。獨出獨入。呿吟至微。秋毫在目。呿音區。○存。存心也。八動。八風之變也。五勝。五行之勝尅也。更立者。言五行之有勝制。勝則賊害。制則生化。萬物盡然。不可勝竭也。獨出獨入者。言能存心于八動五勝。明達于虛實之數。而出入

補爲之有獨見也。呬。吼聲。口張而不合。氣之虛也。呻吟之聲。氣之實也。言其呬吟之至微。而虛實之秋毫皆在吾目矣。

帝曰。人生有形。不離陰陽。天地合氣。別爲九野。分爲四時。月有小大。日有短長。萬物畢至。不可勝量。虛實呬吟。敢問其方。

人不天地陰陽之下而生此形。是以與天地合氣而成九候。別爲九野者。以身形之中九則也。分爲四時者。右足應立春。左脇應春分。左手應立夏。腹應夏至。右手應立秋。右脇應秋分。右足應立冬。腰尻下竅應冬至也。可有小大。日有知長。言知天之有盈虛。人與天地萬物之氣皆然。而不可勝量也。虛實呬吟者。以呬吟之至微。而知其虛實也。欲法天則地而爲鍼刺之法。敢問其方。

岐伯曰。木得金而伐。火得水而滅。土得木而達。金得火而缺。水得土而絕。萬物盡然。不可勝竭。

伯言鍼石之道。必先定五藏。備九候。而後乃存鍼。然五藏五行之氣。有相勝更立。不可不知。如木得金則伐。火得水則滅。金得火則缺。水得土則絕。此所勝之氣而爲賊害也。如土得木而達。此得所勝之氣而爲制化也。萬物之理皆然。而不可勝竭。故鍼有懸布天下者五黔首。其餘食莫之知也。其世同黔首。黎民也。懸布天下者。先立鍼經以示人。而百姓止可力田以供租稅。有餘粟以供養。其于治鍼之道。莫之知也。一曰治神。神在氣毫。屬意病者。神屬勿去。知病存亡。二曰知養身。以身之虛。而逢天之虛。兩虛相感。其氣至骨。入則傷五藏。故當升已之寒溫。月之虛盛。四時氣之浮沉。而調之于身。工候救之。勿能傷也。三曰知毒藥爲眞。毒藥所以攻邪者也。如知之不眞。用之不當。則反傷其正氣矣。故帝曰。余欲弗使彼毒藥。欲以微鍼通其經脈。調其血氣。四曰制砭石小大。上古之時。未有治鑄。以砭石爲鍼。今有大小。隨病所宜。黃

者始造九鍼以代鑱石。鍼日。小之則無內。大之則無外。蓋治外者。制小其鍼。治內者制其人也。五曰知府藏血氣之胗。府爲陽。藏爲陰。氣爲陽。血爲陰。人生有形。不離陰陽。因其氣血先知藏府氣血之宜實。而後可以行鍼。五法俱立。各有所先。上古之世。立其法。而各有所宜先者。今末世之制也。虛者實之。滿者泄之。此皆衆工所共知也。上知窮有餘。補不足。此衆工之所共知。若大法大則地。隨應而動。和之者若響。隨之者若影。道無鬼神。獨來獨往。去人日地者。必候日月星辰。四時八正之氣。隨氣應而用其鍼。是因天地之時。而調和氣血也。逆之隨之。以意和之。如響應聲。如影隨形。得心應手。取效若神。而離合出入。自有獨見。不與衆聞。徐公遐曰來者爲陽。往者爲陰。鬼神者。陰陽之氣也。言道在純一。而若無鬼神矣。朱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也。

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其實一物而已

帝曰願聞其道岐伯曰凡刺之眞必先治神眞者眞一无妄神者陰陽不測之謂言刺之道雖有陰陽虛實之分而必先歸于治神五藏已定凡刺之道畢于終始明知終始五藏爲紀陰陽定矣九候已備後乃存鍼知胗三部九候之病脈處而後有鍼以治之衆脈不見衆凶弗聞外內相得無以形先九鍼篇曰皮肉筋脈各有所處病各有所宜各不同形各以任其所宜取五脈者死取三脈者惟故曰衆脈不見衆凶弗聞言不可以濫取也藏府在內皮膚筋脈在外外內之相應者貴在得神而無以形先蓋言上守神粗守形也可玩往來乃施於人言知機之道而後乃施于人九鍼篇曰粗守關上守機機之動不離其空空中之機清淨而微其來不可逢其往不可追知機之道者不可掛

以髮不知機迫即之不發知其往來要與之期人有虛實五虛弗近五實弗遠五虛者五藏之精氣奪也五實者五脈之邪氣盛也夫用鍼者觀察病人之態以知精神魂魄之存亡得失之意五者已傷鍼不可以治之故曰五虛弗近邪實者急取而寫之故曰五實弗遠至其當發間不容瞬瞬音舜其瞬間○刺之傳有疾遠知其可以有知介蟲瞬不容于瞬息也手動若務鍼耀而匀動用鍼之手務專一也耀光澤也匀均也靜意視義觀過之變過至也靜氣之意視鍼之義以觀氣至之變是謂冥冥莫知其形冥冥者視之無形也言形氣藏衛之不形於外而工獨知之見其鳥鳥見其稷稷從見其飛不知其誰張介賓曰此形容用鍼之象有如此者鳥鳥言氣至如鳥之集也稷稷言氣盛如稷之繁也從見其飛言氣之或往或來如鳥之飛也然此皆無中之有莫知其誰

爲之伏如横弩起如發機王水曰血氣之未應鍼則伏如横弩之安靜其應鍼也則起如機發之迅速帝曰何如而虛何如而實復問治虛實之法岐伯曰刺虛者須其實刺實者須其虛言刺虛者須俟其氣至而實刺實者須俟其氣泄而虛經氣已至慎守弗失深淺在志遠近若一如臨深淵手如握虎神無營於衆物按鍼解論云刺實須其虛者陽氣隆至乃去鍼也刺虛須其實者陰氣隆至乃去鍼也經氣已至慎守弗失者勿妄更也淺深在志者知病之内外也遠近如一者深淺其候等也如臨深淵者不敢墮也手如握虎者欲其壯也神無營于衆物者靜志觀病人無左右視也

八正神明論篇第二十六

黃帝問曰。用鍼之服。必有法則焉。今何法何則。服事也。法方法。則準則。岐伯對曰。法天則地。合以天光。謂合天之寒暑。日之寒溫。月之盛虛。星辰之行度。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時八正之氣。氣定乃刺之。候日月者。謂日之寒溫。月之空滿也。星辰者。先知二十八宿之分。以紀日月之行也。四時八正之氣者。謂四時之氣。八方之風也。定。安靜也。氣定乃刺之者。謹候其氣之安靜而刺之也。是故天溫日明。則人血淖液而衛氣浮。故血易寫。氣易行。天寒日陰。則人血凝泣而衛氣沉。淖。和也。泣與濇同。言天溫日明。則陽氣盛。人之血氣亦應之。故血和潤而易寫

衛氣浮而易行。天寒日陰則陰氣盛。故人血凝泣而衛氣沉。凝則難行。沉則不應矣。月始生。則血氣始精。衛氣始行。月郭滿。則血氣實。肌肉堅。月郭空。則肌肉減。經絡虛。衛氣去。形獨居。是以因天時而調血氣也。精純至也。月乃陰水之精。故隨夕之消長應月之盈虧。人之形體屬陰。精血屬水。故其虛實厚沉亦應于月。是以天寒無刺。血泣而衛沉也。天溫無疑。天氣溫和。則血氣無凝滯而易行。月生無寫。恐伐其生氣也。月滿無補。恐重實也。月郭空無治。正氣虛而邪氣不去也。是謂得時而調之。謂因天時而調其血氣也。因天氣之序。盛虛之時。移光定位。正立而待之。因天氣之和。月之盛滿。候日晷移。定氣所在。南面正立。待氣平而刺之。故曰。月生而寫。是謂藏

虛。蔽陰也。內也。謂虛其裏陰初生之血氣。月滿而補血氣陽絡行留血。命曰重實。重平聲○月滿則血氣充於形身之外。若重補之。則絡有留血。是謂重實也。月郭空而治。是謂亂經。陰陽相錯。真邪不別。況以留止。外虛內亂。淫邪乃起。用氣之要。在于知調陰陽。月郭空則陰陽乘衝皆虛。正不勝邪。則邪留不去。而正氣反錯亂矣。○帝曰。星辰八正何候。岐伯曰。星辰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伯高曰。蔽有十二月。日有十二辰。子午為經。卯酉為緯。周天二十八宿。而一面七星。四七二十八星。房昴為緯。虛張為經。是故房至畢為陽。昴至心為陰。蓋日月經天。有南陸北陸之行。有朔望盈虛之度。故星辰者。所以紀日月之行。而人之榮衛。亦有陰陽虛實之應也。八正者。所以候八風之虛邪。以時至者也。八正者。八方之

正位也。八方之氣。以時而至。謂之八風。風從其所居之鄉來。爲賓風。主生長養萬物。如月建在子。風從北方來。冬氣之正也。月建在卯。風從東方來。春氣之正也。月建在午。風從南方來。夏氣之正也。月建在酉。風從西方來。秋氣之正也。如春夏之交。風從東南來。夏秋之交。風從西南來。秋冬之交。風從西北來。春冬之交。風從東北來。此四方四維之正氣。主生長萬物者也。從其鄉來爲虛風。傷人者也。主殺。主害衝後來者。從衝位之方而來。如火一居子。風從南方來。火反衝水也。太一居卯。風從西方來。金來犯木也。故以八方之位。以候八風之正氣。候八節之虛邪。四時者。所以分春秋冬夏之氣所在。以時調之也。四時之氣所在。如春氣在經脈。夏氣在孫絡。長夏氣在肌肉。秋氣在皮膚。冬氣在骨髓。又如正月二月。人氣在肝。三月四月。人氣在脾。五月六月。人氣在頭。七月八月。人氣在肺。九月十月。人氣在心。十一月十二月。人氣在腎。此皆氣之所在。以時而調之也。八正之虛

邪而避之勿犯也。六方之虛邪主殺主害者謹候而避之故聖人日避虛邪之道如避矢石然。邪勿能害也。○朱永年曰。日避者。候太一徙居中宮之日而避之也。以身之虛而逢天之虛。兩虛相感。其氣至骨。入則傷五藏。工候救之。弗能傷也。身之虛。而氣宮也。天之虛。虛鄉之邪風也。兩虛相感。故邪氣至骨。入傷五藏。上工調其九候而救之。故曰。天忌不可不知也。天忌者。謂太一徙居中宮。乃天道所當避忌之日。太一。北極也。十干所指之辰。謂之月建。即氣令所主之方。如冬至四十六日。月建在北。太一居叶蟄之宮。叶蟄。坎宮也。立春四十六日。居天留。天留。艮宮也。春分四十六日居倉門。倉門。震宮也。立夏四十五日居陰洛。陰洛。巽宮也。夏至四十六日居天宮。天宮。離宮也。立秋四十六日居玄委。玄委。坤宮也。秋分四十六日居倉果。倉果。兌宮也。立冬四十五日居新洛。新洛。乾宮也。明日

復居叶蟄之宮。日冬至矣。此太一一歲所居之宮也。又太一日遊。以冬至之日。居叶蟄之宮。數所在日。從一處至九日。復反于一。常如是無已。終而復始。大一移日。天必應之以風雨。以其日風雨則吉。歲美。民安少病矣。移日者。始移宮之第一日也。如太一從立于中宮。乃朝八風。以占吉凶。其日大禁者也。從入中宮日者。乃九日中之第五日也。其日風從南方來。名曰大弱風。其傷人也。內舍于心。外在于脈。氣主熱。風從西南方來。名曰謀風。其傷人也。內舍于脾。外在于肌。其氣主爲弱。風從西方來。名曰剛風。其傷人也。內舍于肺。外在于皮膚。其氣主爲燥。風從西北方來。名曰折風。其傷人也。內舍于小腸。外在于手太陽脈。脈絕則溢。脈閉則結不通。苦暴死。風從北方來。名曰大剛風。其傷人也。內舍于腎。外在于骨。與肩背之膂筋。其氣主爲寒也。風從東北方來。名曰凶風。其傷人也。內舍于大腸。外在于兩脇腋骨下。及肢節。風從東方來。名曰嬰兒風。其傷人也。內舍于肝。外在于筋紐。其氣主爲身風。風從東南方來。名曰弱風。其傷人也。內舍

黃帝內經
占四先詳
針經

于胃。外在肌肉其氣主體重。此八風皆從其虛之鄉來。乃能病人。三虛相搏則爲暴病今死。兩實一虛。病則爲淋露寒熱。犯其兩絡之地則爲痿。故曰大禁太一所在之日。是爲天忌。言太一所在中宮之日。大宜避忌。此天時之不可不知也。又身形之忌也。野。左足應立春其日戊寅己丑。右脇應春分其日乙卯。左手應立夏其日戊辰己巳。肩髆頭首應夏至其日丙午。右手應立秋其日戊申己未。左脇應秋分其日辛酉。右足應立冬其日戊戌己亥。腰尻下股應冬至其日壬子。六月腦下三藏應中州。其大禁。大禁人一所在日。及諸戊己。是謂天忌。宜避鍼刺。此醫者之不可不知也。帝曰善。其法星辰者。余聞之矣。願聞法往古者。岐伯曰。法往古者。先知鍼經也。鍼經。靈樞經也。靈樞首篇。黃帝問曰。余子萬民。養百姓而收其租稅。余哀其不給。而屬有疾病。余欲勿使被毒藥。無用砭石。欲以微鍼通其經脈。調其血氣。先立鍼經。願聞其情。故曰法往古者。先取法乎鍼

經也。驗于來今者。取驗于本經之論也。是以三部九候諸篇。皆補論鍼經未盡之旨。再按官鍼篇曰。用鍼者。不知年之所加。氣之盛衰。虛實之所起。不可以爲工。故不益補論歲運八篇。立數萬餘言。亦詳悉靈樞之所未盡者

驗於來今者。先知日之寒溫。月之虛盛。以候氣之浮沉。而調之於身。觀其立有驗也。驗于來今者言鍼經之所未發明也。蓋人生于地。懸命于天。天地合氣。命之曰人。人以五行。各九篇。論三部九候。而各有天。各有地。各有人。以大之日月虛盛。地之經水動靜。以候氣之浮而之疾卑。所謂法天則地。調之于身。故曰。三部九候爲之原。九鍼之論不必存矣

觀其冥冥者。言形氣榮衛之不形於外。而工獨知之。以日之寒溫。月之虛盛。四時氣之浮沉。參伍相合而調之。工常先見之。然而不形於外。故

曰視於冥冥焉。言上工取法天地。知日之與星月之虛盈。四時氣之消息。與人之形氣榮衛。參伍相合而調之。是觀形氣榮衛之不形于外。而工已獨知之。故曰視于冥冥焉。通於無窮者。可以傳於後世也。承上文而言。通于天地陰陽無窮之道者。可傳于後世也。

是故工之所以異也。然而不形見於外。故俱不能見也。視之無形。當之無味。故謂冥冥。若神髣髴。此復言視于冥冥者。不形見于外。視之無形。當之無味。髣髴于若神。是以粗工之不能俱見也。上工獨知之者。先以月月四時之氣。調之于身。故常先見之。是故工之所以有異也。○虛邪者。八正之虛邪氣也。所謂虛邪者。乃八方虛邪。所來之邪氣。其入于身也深。正邪者。身形若用力。汗出腠理開。逢虛風。其中人也微。故莫知其情。莫

見其形。所謂正邪者。八方之正氣也。正氣者。正風也。從一方來。非實風。又非虛風也。其中人也。是以逢人之汗出。腠理開。而後入于肌腠絡脈之間。然其中人也亦微。故莫知其情。莫見其形。上工救其萌芽。必先見三部九候之氣盡調不敗而救之。故曰上工。此言虛邪之始中人也。亦起于毫毛。發于腠理。其入深。則搏于筋骨。傷人五藏。故上工救其萌芽始發。見其麗相動形。而即治之。不使有傷三部九候之氣。是爲上工也。○朱永年曰。虛鄉之邪。逢人之虛。則中人也深。而入傷五藏。如人之九候盡調者。亦始傷毫毛。故當救其萌芽。勿使傷敗九候之氣。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敗。救其已成者。言不知三部九候之相失。因病而敗之也。已成者。入傷榮衛。而病已成。已敗者。三部九候之氣。已爲邪所傷敗。下工救其已成者。言不知三部九候之相失者。因病而敗之也。此言上工救

其萌芽。不使邪傷正氣。予正故其已成。則正氣已敗。不亦晚乎。知其所在者。知脉三部九候之病脉處而治之。故曰守其門戶焉。莫知其情。而見邪形也。此言正邪之中人也。莫知其情。莫見其形。上工知脉三部九候之病脉處而治之。故曰守其門戶焉。言守其真氣。而邪自去矣。○朱不年曰。上工知脉三部九候之病脉。故能見其邪形。下工不知所脉。則亦莫見其形矣。○帝曰。余聞補寫。未得其意。補正寫邪。各有其法。岐伯曰。寫必用方。方者以氣方盛也。以月方滿也。以日方溫也。以身方定也。以息方吸而內鍼。乃復候其方吸而轉鍼。乃復候其方呼而徐引鍼。故曰寫必用方。其氣而行焉。內叶訥。天包乎地。

員者天之象也。氣生于地。方者地之象也。蓋以天地陰陽四時之氣。合人形之虛實。而爲補寫之法。故曰員與方。非鍼也。氣方盛。月方滿。日方溫。則人之眞氣充而邪易寫也。身方定。陰陽不相錯也。息方吸而內鍼。吸天地之氣以助其氣也。故寫必用方。其氣盛而行焉。補必用員。員者行也。行者移也。補必用員者。員活其氣之周行于外。內刺必中其榮。復以吸排鍼也。必中榮者。刺血脈也。排推也。候其吸而推運其鍼也。蓋寫者。候其呼出而徐引鍼以寫之。補者。候其吸入而推內以補之也。故員與方。非鍼也。方圓之道。非用鍼之妙。在得氣與神也。故養神者。必知形之肥瘦。榮衛血氣之盛衰。血氣者。人之神。不可不謹養。知形之肥瘦。則知用鍼之淺深。知血氣之盛衰。則知方員之補寫。血氣者。五藏之神氣也。能知形之肥瘦。氣之盛衰。則鍼不妄

用而神利其養矣。帝曰、妙乎哉論也。合人形於陰陽四時虛實之應、寞寞之期、其非夫子、孰能通之。然夫子數言形與神、何謂形、何謂神、願卒聞之。形、謂耳目形體謂口鼻氣。岐伯曰、請言形、形乎形、目寞寞、問其所事、索之於經、慧然在前、按之不得、不知其情、故曰形。所謂形者、觀其寞寞而知病之所在也。邪氣偏勝、虛邪之中人也、飄然動形、正邪之中人也、微而有形、先見于色、不知于身、若有若無、若有若亡、有之無形、莫知其情、故曰按之不得、不知其情。帝曰、何謂神、岐伯曰、請言神、神乎神、耳不聞、目明心開而志先慧然獨悟、口弗能言、俱視獨見、適若昏、昭然獨明、若風吹雲、故曰神。所謂神者、謂氣

凡針論鍼經之理性此以人合天地

至之若神也。耳不聞者。毋聞人聲。以收其精也。目明者。觀于冥冥也。志者。心之所之也。言心開而志先慧悟也。口弗能言者。得氣之妙。不可以言語形容也。俱視獨見者。衆人之所共視。而我獨知之也。適。至也。言氣至若昏。而我昭然獨明也。氣至而有效。效之信。若風之吹雲。明乎若見蒼天。刺之道畢矣。

三部九候爲之原。九鍼之論不必存也。

原。謂十二原也。蓋言九鍼之論。以十二原主治五藏六府之病。今法則天地。而以天地人之三部九候爲之原。則九鍼之論不必存矣。此言法往古者。已先知其鍼經。驗于來今者。知二部九候之道。今論三部九候之本原。則九鍼之論。不必存心而再問矣。

離合眞邪論篇第二十七

黃帝問曰。余聞九鍼九篇。夫子乃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篇。余盡通其意矣。此承上章而言九鍼之道。尚載鍼經八十一篇。余已悉會其意。經言氣之盛衰。左右傾移。以上調下。以左調右。有餘不足。補寫於榮腧。余知之矣。帝言鍼法之大略若此。而余已知之。此皆榮衛之傾移。虛實之所生。非邪氣從外入於經也。余願聞邪氣之在經也。其病人何如。之奈何。言鍼經多論正氣之虛實。未詳言邪氣之入經。未示年日。邪氣入于血脈之中。眞氣與邪氣有離合。故以名篇。岐伯對曰夫聖人之起度數。必應於天地。故天有宿

度。地有經水。人有經脈。起度數者。論身形之有三百六十五度也。宿。謂二十八宿。度。謂周天之度數。經水。謂淸水濁水。淮水漯水。江水河水。濟水漳水。以合人之十二經脈。天之二十八宿。房至畢爲陽。昴至心爲陰。地之十二經水。卓以南爲陽。海以北爲陰。宿度經水之相應也。上章論日月星辰四時八正之氣。以應人之榮衛氣血。此復論地之經水。以應人之經脈。斯天地合氣。而爲三部九候焉。○徐公遐曰。身形之應天地陰陽也。身半以上爲天。身半以下爲地。左爲陽。右爲陰。背爲陽。腹爲陰。天地溫和。則經水安靜。天寒地凍。則經水凝泣。天暑地熱。則經水沸溢。卒風暴起。則經水波涌而隴起。此言人之經脈。應地之經水。經水之動靜。隨天氣之寒溫。所謂地之九州。人之九藏。皆通天氣也。寒則血凝泣。暑則氣淖澤。隴隆同。涌起貌。夫邪之入於脈

虛邪因而入客亦如經水之得風也經之動脈其至也亦時隴起其行於脈中循循狀[illegible]

[illegible]

其至寸口中手也時大時小大則邪至小則平此以寸口之脈而候邪之起伏也夫邪之入于脈也如絕水之得風亦時隴起或有時而脈大有時而脈小大則邪至而隴起小則邪平而不起也其行無常處在陰與陽不可爲度此即以寸口之脈而候其邪之在陰在陽也蓋邪在于經文序循行無有常處或在于陰或在于陽寸口者左右之兩脈口橈寸尺而言也如邪在陽分則兩寸大而兩尺平邪在陰分則兩尺大

而兩寸平。肤止可分其在陰與陽。而不可爲度數。從蓋言以寸口分其陰陽。以九候而分其度數也。

而察之三部九候。卒肤逢之。早遏其路。即從其邪之在陰在陽而察之。則三部九候之中。卒肤逢之矣。早遏其路者。知氣之所在。而守其門戶焉。○朱永年曰。神藏爲陰。形藏爲陽。知在陽分。即從陽之諸經而察之。三部之中。有獨大獨盛者。病之所在矣。知在陰分。即從諸陰經而察之。三部之中。有獨大獨盛者。病之所在矣。即從所在之處。迎而取之。則遏其行路矣。吸則內鍼無令氣忤。內叶訥。此以下論刺邪之法。以息方吸而內鍼。無令其氣逆也。靜以久留無令邪布。鍼解篇曰。刺實須其虛者。留鍼。陰氣隆至。乃去鍼也。故當靜以久留以候氣至。真陰之氣至。則陽邪無能傳布矣。吸則轉鍼以得氣爲故。蓋吸則氣入易于得氣。故復候其方吸而轉鍼。以欲其得氣故也。候呼引鍼呼盡乃去。夫氣

皆出故命曰寫呼則氣出故復矢其方可盡徐引鍼而出故命曰寫○徐公遐曰臣乃六氣之首爲百病之長故曰大氣帝曰不足者補之奈何岐伯曰必先捫而循之先以手捫循其皮欲令血氣循行也蓋邪之所奏其正必虛故又當補其眞氣之不足切而散之又以指切其穴欲其氣之行散也推而按之再以指推按其肌膚欲鍼道之流利也彈而怒之以指彈其穴欲其血有所注則氣必隨之故絡脈與肌如怒起也抓而下之用爪如爪狀後以左手爪甲抓其血穴而右手方下鍼也通而取之下鍼之後必令氣通以取其氣外引其門以閉其神門者氣至之門也外引其門者徐引徐來以閉其神者閉其門戶以致其神耳呼盡內鍼靜以久留以氣至爲故呼盡則氣出氣出內鍼追而濟之也故虛者可實所

謂刺虛者。刺其去也。○岐公還曰。故補曰隨之。隨其氣去而追之。追其留下之陽。復隨氣而隆至。如待所貴。不知日暮。靜以久留。以候氣至。如待貴人。不敢厭忽。其氣以至。適而自護。以。已同。適。調適。護。愛護也。寶命全形論曰。給氣已至。慎守勿失。此之謂也。候吸引鍼。氣不得出。各在其處。推闔其門。令神氣存。大氣留止。故命曰補。候吸引鍼。則氣充于內。推闔其門。則氣固于外。神存氣留。故謂之補。九鍼篇曰外門已閉。中氣乃實。○帝曰。候氣奈何。謂候邪氣之至。岐伯曰。夫邪去絡入於經也。舍於血脈之中。其寒溫未相得。如漏波之起也。時來時去。故不常在。邪氣由淺而深。故自絡而後入于經脈。寒溫欲相得者。眞邪未合也。故邪氣波隴而起。來去于經脈之中。而無有常處。○岐公還曰。眞邪已合。如眞氣虛

實。則化而爲寒。眞氣盛熱則化而爲無。邪隨正氣所化。故曰欲出未得。故曰方其來也。必按而止之。止而取之。方其來者。邪氣之即按而止之。方而取之。早遏其路。無逢其衝而寫之。逢迎也。衝者。邪路而隆起之處也。以刺法言之。逢之氣。無擊堂堂之陣。故曰方其路也。勿敢殺傷。刺其已衰。而人自眞氣者。新氣也。謂氣大虛。故曰其來不可逢。此之謂也。謂人有榮衛血氣也。邪盛了行。則眞氣大虛。故曰其來不可逢。言邪方盛。雖正氣虛。而不可刺也。○觸行曰其來不可逢者。氣盛不可補也。言邪氣方盛。雖正氣大虛。而亦不可補。故曰逢而奪之。惡得無虛。言逢奪其邪氣。惡得不反虛其正氣乎。故曰。候邪不審。大氣已過。寫之則眞氣脫。脫則不復。邪氣復至。而病益畜。故曰。其往之不可追。此之謂也。

此言發鍼之不可大遲也。大氣。風邪之氣也。候邪而不詳審其至。使邪氣已過其處。而後爲之。則反傷其眞氣矣。眞氣已脫。而不能再復。邪氣循序而復至。正氣已虛。則邪病益留而不能去。故曰其往不可追謂邪氣已過。不可爲也。蓋言邪氣方來。不可逢迎。邪氣已過。不可追追。不可追追。

不可挂以髮者。待邪之至時而發鍼寫矣。庫卧同。承上文而言待邪之至及時而發鍼。不可差遲。毫髮之間。斯可謂之寫矣。若先若後者。血氣已盡。其病不可下。若先者。邪氣之盛也。若後者。邪氣之已過也。若差之毫髮。則反傷其血氣。眞氣虛。則邪病益甚。而不可下。故曰知其可取如發機。不知其取如扣柝。機。弩機也。知其可取者。當其可取之時。用鍼取之。如發機之迅速。不知其取者。作鈍如柝。扣之不發。故曰知機道者。不可挂以髮。不知機者。扣之不發。此之謂也。此甚言其

知機之妙既無逢其衝人生使其迎不可遲早于毫髮之間知機之名曰神乎○帝曰備寫奈何夫邪氣盛則精氣奪爭不已正氣而補之予即先攻邪氣而寫之則收伯門此攻邪也疾出以去盛血而復其眞氣邪氣之盛曰出血以去其盛滿之血則邪病自去邪病去而眞氣即復矣此邪新客溶溶不有定處也推之則前引之則止逆而刺之溫而也溫而之則血不得散而邪不得出也溶溶流利之貌溶于經脈之中溶溶流轉未有定處推之則前引之則止蓋流動而易寫者也若逆而刺之刺出其血其病立已是謂內溫血不得散氣不得出此甚言其寫邪之妙刺出其血其病立已邪病已去而眞氣即復矣○同觀子曰此節可救時下名醫之病○帝曰善肤眞邪以合皮隴不起候之奈何此言眞邪

之有離合也。眞氣者。所受于天與穀氣。并而充于經脈者也。虛邪者。虛獨之風邪。賊傷人者也。邪新客于經脈之中。眞邪未合。則如波涌之起。時來時去。無有常處。如眞邪已合。而波隴不起矣。蓋邪正已合。則正氣受傷。榮衛內陷。邪隨正而入深。是以經脈無波隴之象。而三部九候之脈。相失而相減矣。岐伯曰。審捫循三部九候之盛虛而調之。審者。審其病。捫者。切其脈。盛者邪氣盛。虛者正氣虛。調之者。補其正而瀉其邪也。察其左右上下。相失及相減者。審其病藏以刺之。左右上下。謂左右手足。臂腕頭首。腰尻以下也。邪氣入深。則傷五藏。九候之脈。九藏之脈氣也。藏氣又傷。是以脈氣減失。審其病在神藏形藏。而以死生期之。蓋有形藏者。生在神藏者。有生而自死期也。○朱衛公曰。九候之相應也。上下若一。不得相失減者。脈細也。不知三部者。陰陽不別。天地不分。地以候地。天以候

天人以候人。經云。用鍼之要。在于知部陰與陽。調陰與陽。精氣乃定。合神與氣。神內藏。天爲陽。地爲陰。人則參天兩地者也。故身半以上爲天。身半以下爲地。以中爲人。以上部天地下部有天。不知三部者。陰陽不別。天地不分。以上爲人。以下爲地。以中爲人。調之中府。中府。胃府也。蓋三部陰陽之脈。皆陽明水穀之所資生。大陰爲之行氣于三陽。陽明爲之行氣于三陰。陽明者。天氣。陰者。地氣。受氣從足上行至頭。陽氣從頭下行至足。陰陽異位。外內迭從。土者。生萬物而法天地。故當調之中府。以定三部之脈焉。○餘公遠曰。是以三部之中。皆有陽明之胃氣。詳三部九候論。故曰刺不知三部九候。病脈之處。雖有大過且至。工不能禁也。大過且至者。歲運之氣至也。蓋用鍼之道。當知三部九候。合之四時五行。加臨相勝。而各治之。不知三才之合氣。九候之交通。雖有大過之氣且至。而五治不分。邪僻內生。工

如非張曰上三篇論刺二部九候之法而篇中但提出三部九候四字使表刺要到解六經使論刺法之要手者當分而論之合而論之

不能禁也。○按帝問曰。平氣何如。伯曰。無過者也。蓋太過不及之歲。皆勝氣妄行。故曰大過。平氣之歲。爲無過也。

誅罰無過。命曰大惑。反亂大經。眞不可復。用實爲虛。以邪爲眞。用鍼無義。反爲氣賊。奪人正氣。以從爲逆。榮衛散亂。眞氣已失。邪獨內着。絕人長命。亡人天殃。不知三部九候。故不能久長。此言不知一部九候者不分真邪不知虛實。不審逆從。賊害眞氣。與人天殃。蓋用鍼之道。有如用兵。務在殺賊。不害良民。無義之兵。徒伐無過。一反亂大經。因不知合之四時五行。因加相勝。釋邪攻正。絕人長命。此言不知三部九候者。因而不知合于四時五行之道。六氣之加臨。五運之相勝。邪反釋之。正反攻之。則絕人長命矣

邪之新客來也。未有定處。推之則前。

此訂者謂寸關尺氣脈所脈形及百病之所生皆見于脈氣

此言脈不出于內而脈脈所聲了

引之則止。逢而寫之。其病立已。再言之者言乘風邪新客未定之時。即當逢而寫之。慎勿使再邪之相合也。

通評虛實論篇第二十八

黃帝問曰。何謂虛實。此亦承上章而復問也。岐伯對曰。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邪氣者風寒暑濕之邪精氣者榮衛之氣也蓋邪氣有餘盛故邪盛則實正氣有強弱故精奪則虛奪失也或為邪所奪也帝曰。虛實何如。岐伯曰。氣虛者。肺虛也。氣逆者。足寒也。非其時則生。當其時則死。但言虛實者皆從物類始如肺主氣其類金五行之氣先虛於外而後內傷五藏蓋邪從表入裏在外之氣血骨肉先為邪病所虛是以骨肉屑利則邪不內侵而裏亦實表氣虛則內傷五藏而裏亦

虛。此表裏之虛實也。如氣逆于上。則下虛而足寒。此上下之虛實也。如值其生旺之時則生。當其勝尅之時則死。此四時之虛實也。餘藏皆如此。夫肝主筋。其類木。心主血。其類火。脾主肉。其類土。肺主氣。其類金。腎主骨。其類水。蓋五藏之氣。外合于五行。五行之氣。歲應于四時。故皆有生旺尅勝之氣。而各有死生之分。○帝曰。何謂重實。岐伯曰。所謂重實者。言大熱病。氣熱脈滿。是謂重實。重平聲。○大熱者。邪氣盛也。氣爲陽。血脈爲陰。邪盛而氣血皆傷。故爲重實。此論血氣之陰陽虛實也。○餘仝退曰。重實。則其中有重虛。故上文曰虛實何如。下文曰夫虛實者。帝曰。經絡俱實何如。何以治之。此論經絡之陰陽虛實也。夫膚腠氣分爲陽。經絡血分爲陰。肌經絡又有深淺陰陽之別。所謂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也。岐伯曰。經絡皆實。是寸脈急而尺緩也。皆當治之。邪盛于經

[illegible]

[illegible]脈論本經刺論篇

張凡曙曰此篇論邪實者先從刺而內正虛者亦先刺而內如水散者先藥導而後根結故用勝尺之法先從刺而內也

則可口脈急緩為內熱熱在于絡則尺脈緩也皆當以鍼取之此以寸尺而知脈之陰陽也故曰滑則從濇則逆也滑主氣血皆盛故為從濇主血氣皆少故為逆○朱聖公曰故曰者為陽血氣邪正而言也夫虛實者皆從其物類始故五藏骨肉骨利可以長久也五行者天地之陰陽也五藏者人之陰陽也馬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皮肉筋骨五藏之外合也金木水火土五藏之外物也夫邪之中人始于皮肉留而不去則入于經脈以及于筋骨故邪之中人先從其物類始是以壯者之血氣盛其肌肉滑氣迫通榮衛之行不失其常可以長久其人命如五藏不堅使邪不長空外以張數中風失血氣虛脈不通頭邪相攻亂而相引故不壽而盡也○徐公遐曰邪氣實則正氣虛故曰夫虛實者○朱聖公曰此後結有章之義帝曰絡氣不足經氣有餘何如者不足者精氣奪有餘者邪氣盛此邪去絡

注云色脈與人之相應也如我應和此為論脈與之道皆以物類而說以脈尺之法候尺之法先膚表而絡之而經脈以尺膚候絡氣以尺膚候脈氣以寸候經部氣之先從下而上從外而內也

而入于經也。岐伯曰，脈氣不足，經氣有餘者，脈口熱而尺寒也。此論經絡之虛實也。寒熱者，尺寸之膚寒熱而應于經絡也。絡脈外連皮膚為陽主外經脈內連藏府為陰主內經云。榮出中焦。衛出下焦。衛氣已平。榮氣乃滿。先行皮膚。先充絡脈。絡脈先盛。衛氣已平。榮氣乃滿。而經脈大盛。經脈之虛實也。以氣口卻之。故以尺膚候絡。而以寸候經。秋冬為逆，春夏為從，治主病者。之從外而內，稱藉曰氣之從內而外以行卻使邪仍從膚表而出秋冬之氣降沉。不能使邪外散故為逆春夏之氣生而故為從也邪病在經。當從其經而取之。此論外因之虛實也。○帝曰，經虛絡滿何如。此論內因之虛實也。岐伯曰，經虛絡滿者，尺脈滿，脈口寒濇也。尺脈熱滿故于絡滿脈口寒濇故主經虛。此春夏死，秋冬生也。春夏之氣生長于外氣惟外施而根本虛脫故死。秋冬之氣收藏于

實者邪氣實虛者正氣虛重虛是皆人正氣矣故曰脈密者人衆陰也言重虛之脈不能陰之義有不與之義

內故生蓋外因之病宜神機外運內因之病宜根本實堅。帝曰、治此者奈何、岐伯曰、絡滿經虛、灸陰刺陽、經滿絡虛、刺陰灸陽、絡爲陽經爲陰刺者寫其盛滿之氣灸者益其不足者病而大過者亦寫之陽益不足者病而大過者亦寫之也。○帝曰何謂重虛、此節脈氣皆實也上節合而終之平節可類推了虛此節脈氣皆虛之實亦可以推了實。岐伯曰、脈氣上虛尺虛是謂重虛、名神自也。氣宗氣行于脈中。衛氣行于脈外故曰脈氣益以和曰之脈可以久回而可以長氣也上虛者寸口之脈氣虛也。尺虛者脈氣虛于下也上下皆虛故曰重虛。朱永年曰氣逆于上而足寒者上實下虛也上下皆虛故謂重虛。帝曰何以治之、謂何以補其虛也。岐伯曰、所謂氣虛者言無常也、尺虛者行步恍惚、恍音匡○氣者謂陽明所生之榮衛宗氣也經曰穀始入于胃。

針經曰用針之類有了調氣之損了問以通營衛令行者氣行脈中流于海其下者注于手者注于手者其上者走于目兩足下氣之患道故脈有手足宇氣之下脈中之血

張而留曰

張兆璜曰此節接上宗氣之生于陽

則言其上者走于目

其精微者。先出于胃之兩焦。以溉五藏。別出兩行榮衛之道。其大氣之搏而不行者。積于胸中。命曰氣海。出于肺。循喉嚨。以司呼吸。是陽氣者。陽明之所生也。言無常者。宗氣虛而語言無接續也。鍼經曰。盡身三陽之氣。令病人恍惚。虛怯也。謂陽明之氣虛于上則言語無常。陽明之氣虛于下。則令人行步恍惚。蓋氣從太陰。出注手陽明。上行注足陽明。下行至頭上故曰身半以上。手太陰陽明皆主之。按帝問何以命之。而伯答以所病之陰陽明皆主之。因蓋知陽氣生始之原。則知所以命矣。此詩後天之主氣也。○徐公遐曰。此註當與九候論之地以候胃中之氣註合參。脈虛者不象陰也。

食秀陽。血脈秀陰。陽明之生氣秀陽。少陰之精氣爲陰蓋言以寸尺之氣。以候陽明之生氣。而不效象其陰之虛也。○朱聖公問曰。上節以尺膚而候脈之血氣。以寸尺之脈而候氣分之陽。豈以皮膚候血脈。而反以脈候氣耶。曰經言苦調尺者不待于寸。脈急者尺之皮膚亦急。脈緩者尺之皮膚亦緩。蓋陰陽虛

少陰之病而虛衰則實氣上逆經曰腎氣衝少精而有孔竅上入腦故脈空疎而滑七者少陰之陰

貴之氣由藏府而達于經脈由[illegible]而出于皮膚以尺膚之緩急滑澁而候藏府四[illegible]之虛實者是猶以色脈也上節以之脈在皮之部位以[illegible]候脈氣之虛實故以寸尺之脈部也[illegible]尺篇曰尺膚寒其脈小者少氣是尺膚尺脈皆可以候氣候血也脈候之道變化無窮不可執一而論觀脈心者明之

如此者滑則生濇則死也。夫氣生于陽明行于陰陽相抱其脈則滑神以化下文上[illegible]徵而氣生矣故平生脈正少氣生[illegible]

○帝曰寒氣暴上脈滿而實何如。岐伯曰實而滑則生實而逆則死。此承上文之意而復問也蓋脈氣生于胃府而發原在丁少陰是以上[illegible]生氣之原此以下復論發原之始夫腎藏于水本氣為寒寒氣暴上者水寒之氣暴上而滿于脈也實而滑者得陽明之氣相和故生逆者少陰之生氣已絕故死蓋寒氣上乘則真氣反下逆矣平脈篇曰少陰脈弱而

氣上盛陽明相合也

上節論無形之水氣盛于脈中故脈滿而足下部論有形之水邪盛于肌肉形盛脈小而溢者先治其邪故宜手足逆

中節論下部之生氣外盛

濇。弱者微頻。濇者脈遲。謂少陰之氣不生。而手足逆冷也。○王子方曰。水寒之氣暴上。曰脈滿而實。少陰之氣暴上。曰脈實滿。陰寒之氣。皆實滿于脈。而各有意存焉。○朱聖公曰。水寒之氣暴上。則少陰之真氣不升。故先滿其寒氣。而後其真氣。後又後論其水氣也。

論

帝曰。脈實滿。手足寒。頭熱何如。岐伯曰。春秋則生。冬夏則死。

[illegible]

陽之氣。脈實滿者。少陰之寒氣充于外也。手足寒者。少陰之生氣虛于內也。頭熱者。太陽之氣發越于上也。腎與膀胱。陰陽並交。成王生氣若盛于外。則反虛于內矣。春時陽氣復上。陰氣微下。秋時陰氣復上。陽氣微下。陰陽二氣交相負生。故主生。冬時陰氣盡出于外。夏時陽氣盡出于內。故主死。言陰陽之氣不可虛脫者也。○徐公遐曰。是以聖人春夏養陽。以從其根。○王子俊曰。少陰之氣上與陽明相合。化生肾氣。行于脈中。若頭熱之氣。盛溢于脈。則反虛其根矣。脈浮而濇。濇而身有

少陰之生氣也衰則水反上盛經云氣實生熱病謂少陰之生陽不刃而枝得氣從而手足溫者生

首言邪氣盛則稽氣衰此則稽氣虛而邪實盛

熱者死。脈浮而濇。濇越于外而濇于內也。濇而身熱陽脫于內而逆于外也。此後之[illegible]之氣脫者皆為死脈非但冬夏死而春秋可生。帝曰。其形盡滿何如。[illegible]水盛[illegible]一節論寒氣暴上。先後論其水體之溢故其形盡滿也。形謂皮膚肌腠。蓋經[illegible]之[illegible]有有形之血是以無形之氣乘之肌腠之間[illegible]之氣是以有形之水乘之而為[illegible]也。岐伯曰其形盡滿者。脈急大堅尺濇而不應也。脈急為寒寒水充溢[illegible]形身故脈急而堅大水邪外溢則少陰之[illegible]不升故尺濇而不應也。象樞經曰脈堅[illegible]以濇者脹也。如是者。故從則生。逆則死。夫少陰之氣從下而上合于陽明戊癸合而化[illegible]火土之氣故有如是之證者得少陰之氣仍從下而上者生逆而下者死。帝曰。何謂從則生。逆則死。岐伯曰所謂從者。手足溫也。所謂逆者。手足寒也。手足

温者。少陰之生氣復也。生氣復則火土之氣漸旺。木寒之邪漸消。手足寒者。少陰之生氣已絕。故死。以上論生陽之氣發原于下焦。如寒水之邪實。則貞陰之氣虛

○帝曰。乳子而病熱脈懸小者何如。夫病熱者。皆傷寒之類也。凡傷于寒。藉陽氣以化熱。熱雖盛不死。以陽氣生于精水之中。男子八歲。女子七歲。腎氣始實。乳子天癸未至。腎氣未盛。故帝復有此問焉。夫心主脈而資生于腎。心資水火之氣。上下時交。腎氣不能上資于心。則心懸如病飢。而寸口之脈懸絕。小者。腎氣未盛也

岐伯曰。手足温則生。寒則死。伯答乳子之生。賴後天之氣也。四支皆稟氣于胃。故陽受氣于四末。是以手足温者。胃氣向盛。故生。寒則胃氣已絕。故死。夫水穀入于胃。津液各走其道。腎爲水藏。受五藏之精而藏之。是先天之精。與後天之所資益者也。又別出一行榮衛之道。其大氣之專而不行者。名曰宗氣。積于胸中。上出于肺。以司呼吸。是四支之原。又受自于胃所上之榮衛宗

上節論下焦之氣與此論上焦之氣皆中焦之所生

上節論脈氣之發于外此論脈氣虛邪乎內之發于

氣是以手足溫者生氣者死○朱永年曰當知少陰少陽之氣皆主手足之溫故皆不可下焦

帝曰乳子中風熱喘鳴肩息者脈何如岐伯曰喘鳴肩息者脈實大也緩則生急則死

上後論脈大可生之氣血亦不可傷也

宗氣者五藏六府十二經脈之氣皆故曰宗氣肩息者呼吸抬肩也風熱之相合傷肺上而鳴肩息是風熱盛而內干肺氣宗氣故脈實大也大脈之所以和緩者得陽明之胃氣也急則胃氣已絕故死○余公遐曰水穀之精雖藉先天之氣以生化肌先天之氣又藉水穀之精以相資是以天癸至腎氣盛齒髮長筋骨堅皆受後天之養非但于乳子也故後設此問焉

○帝曰腸澼便血何如岐伯曰身熱則死寒則生

上節言氣之虛實此復論其血焉腸澼者邪僻積于腸間而為便利也經言陽絡傷則血外溢血外溢則衄血陰絡傷則血內溢血內溢則便血腸胃之絡傷

外者先傷而少陰虛也于內者先少陰而陽明故未結曰以藏脈之便血有絡內而至血下白沫在腸胃而至氣便血上溢于陰而氣利者不宜血虛者不宜氣絕而身熱血溢而脈浮則於陽絕

則血溢于腸外。腸外有寒，汁沫與血相搏，則合并凝聚，而積成矣。是以腸澼便血者，金絡之血溢也。腸澼下白沫者，腸外之寒，汁沫也。腸澼下膿血者，汁沫與血相搏，并合而下者也。夫便血，陰虛于內也。發熱，陽脫于外也。本經曰，陰陽虛，腸澼死。此陰陽血氣之相離也。○朱聖公問曰，靈樞經論，心為積聚而言也曰百病之生也，皆起于內傷外感，不外乎氣血陰陽。如留畜于腸外，則為五積，便痢，則為下積矣。帝曰，腸澼下白沫何如。岐伯曰，脈沉則生，脈浮則死。下白沫者，陰液下走，故脈沉者為順，如脈浮，是為氣下洩，脈氣上浮，此經脈相離，故為死證。帝曰，腸澼下膿血何如。岐伯曰，脈懸絕則死，滑大則生。夫血脈少陰腎，生于足陽明胃，主于手少陰心，榮于足太陰脾。懸絕者，足少陰之陰液絕也。滑大者，足少陰之生氣盛也。帝曰，腸澼之屬，身不熱，脈不懸絕，何如。岐伯曰，

[illegible]

滑大者曰生。懸濇者曰死。此重熱者。陽不外脫也。脈不懸絕。明之生氣已脫。故死。辨脈篇

中明血氣之主源。又湯明之胃氣也。身不不下絕也。心者。陽跌陽脈浮而濇。故知脾氣不足。胃氣虛。以藏期之。胃氣已絕。則貞藏之脈也。懸則胃氣絕矣。見矣。故當以藏期之。肝至懸絕十八日死。心至懸絕九日死。肺至懸絕十二日死。腎至懸絕七日死。脾至懸絕四日死。懸絕者。絕無陽明之胃氣而貞藏不忘也。○帝曰。癲疾何如。岐伯曰。脈搏大滑久自已。脈小堅急死不治。[illegible]論元液之外合為病。而虛實也。靈樞經曰。肺脈急甚為喘。腎脈急甚為骨痛疾。可痛疾者。頓齒諸急甚為癲疾。腎脈急甚為骨痛疾。可痛疾者。頓齒諸俞分肉皆滿。而骨居可[illegible]。頓悗。嘔多沃沫。氣下泄不治。筋癲疾者。身倦挛急。嘔沫。氣下泄不治。脈癲疾者。暴仆。四支之脈皆脈而縱。嘔沫。氣泄不治。是肺合之形。腎合之骨。心合之脈。肝合之筋。為病于外。而有死生之分。脈搏大者。氣盛于外。故生。小堅急者。氣泄于

精藏五藏之精液皆于內癲乃陰虛于內故狂則可治重乃精虛于內故癲重可治

下故死。帝曰。癲疾之脈。虛實何如。岐伯曰。虛則可治。實則死。經曰重陰則癲。蓋癲乃血實之證。故治癲疾者。寫出于血。置于氣。帝之中是以脈堅實者死。氣滑大者生。上節之大小者。論氣之虛實。此言血脈之虛實。蓋癲乃陰盛之病。故宜氣盛。而不宜血實也。

○帝曰。消癉虛實何如。岐伯曰。脈實大病久可治。脈懸小堅。病久不可治。此論五藏之內因而有虛實也。少俞曰。五藏皆柔弱者。善病消癉。癉消癉者。五藏之精氣皆虛。轉而爲熱。熱則消肌肉。故爲消癉也。脈實大者。精血尚盛。故爲可治。脈懸小者。精氣漸衰。故爲難治。上節論五藏之外實。此論五藏之內虛。蓋極病形篇。五藏之脈。皆小爲消癉。○末永年曰。癲癉之病。皆曰久者。蓋病久實。癉四久虛之所致也。

○帝曰。形度骨度。脈度。筋度。何以知其度也。此言五藏之外合。各有度數。而應于四時者也。經曰。形寒

此承上節下之文舉大時少劍石者四氣藏于內

飲食則腸胃謂皮毛膚腠內合于肺者也骨者腎之合脈者心之合肉者脾之合筋者肝之合此皆有表有俞穴之度數帝問何以知其度而刺之乎帝曰春亟治經絡泉亟治經俞

秋亟治六府冬則閉塞閉塞者用藥而少鍼石也伯言五藏之氣合于四時而刺度之各有表裏也亟急也春氣生升故亟取絡脈泉取分腠故宜治經俞蓋經俞隱于肌腠間也治六府者取之于合也胃合于三里大腸合入于巨虛上廉小腸合入于巨虛下廉三焦合入于委陽膀胱合入于委中大腸合入于陽陵泉蓋五藏內合于六府六府外合于腧穴故治六府也冬時之氣閉藏于內故宜用藥而少鍼石蓋鍼石治外毒藥治內者也○帝曰當作岐伯曰○所謂少鍼石者非癰疽之謂也此論癰疽之虛實也言癰疽之患榮衛血氣亟實皮肉筋骨皆傷非若四時之有淺深冬時之少鍼石也癰疽

也如邪氣發于外者又色旁久漬而不變耶

不得項時回。癰者擁也。疽者阻也。謂熱毒外壅內阻。宜即刺之不得遲延時項。而使邪毒之回轉也。癰不知所、按之不應手。乍來乍已、刺手太陰傍三痏。與纓脈各二。痏音賄。此言癰毒之在氣分者。宜刺手太陰足陽明也。毒在氣分。故癰不知所。毒氣流傳。故脈按之不應手。而乍來乍已也。腋內動脈手太陰也。名曰天府。宜刺太陰動脈之旁各三痏。手太陰之主氣也。痏者皮膚腫起之象言刺在絡脈之旁皮膚之間。氣隨血出而微腫腫起如小瘡。故曰痏也。蓋皮膚絡各之間有三百六十五穴會毒在氣分。故宜刺在皮膚絡不知經絡也。纓脈。結纓處兩旁之動脈人迎穴間。乃會氣分足陽明之道路也。○四時氣篇曰風疹膚脹生血十七病。取皮膚之血者盡取之。掖癰大熱。刺足少陽五。刺而熱不止。刺手心主三。刺手太陰經絡者。大骨之會各三。此言癰毒之在血分

者宜刺足少陽手心主也。痈者。當在兩筋之間。足少陽少陽之分也。經主陽氣有餘。爭氣不行。毒深爲癰。陰陽不通。兩熱相搏。乃化爲膿。毒在筋骨之間。故內陷于血。故從其所合而寫之。如刺之而不止者。宜刺手心主之脈。以寫之。心主主火而上血脈也。本輸篇曰。脈下三寸。手心主也。名曰天池。蓋宜刺此也。夫肺朝百脈。而手衛榮衛陰陽。若欲刺手大陰之經絡者。宜刺在大骨之會。各三。謂臂骨交會之處。尺澤間也。骨之大會曰谷。絡脈之會灌諸節者也。

表癰筋挾隨分而痛。魄汗不盡。胞氣不足。治在經俞。

表癰筋挾。與○此言癰毒之在骨間者。宜刺其經俞也。

暴癰者。言毒氣更深。爲毒內暴。筋挾者。筋爲熱邪所傷也。隨分而痛者。在于分肉之處而痛。謂不腫痛于外。而隱肤痛于內也。熱毒在深。故表汗不出。骨傷髓消。故胞氣不足也。宜治在經俞者。隨其所痛之處而深取之也。夫癰毒之患。或外因風寒之邪。或內因喜怒不測。五藏外合之皮肉筋骨。胃府所生之榮衛血

表癰口皮內筋骨皆傷以寫其癰毒傷故魄汗不盡骨傷故胞氣不足

氣皆爲邪毒盛而正氣虛故當審其陰陽虛實以刺之也。○腹暴滿按之不下取手太陽經絡者胃之募也少陰俞去脊椎三寸傍五用圓利鍼。此論中焦之虛實也經云胃病者腹脹滿腹暴滿而按之不下胃之實證也宜取手太陽之經絡太陽之絡乃胃之募也蓋小腸爲受盛之府故從手太陽以寫其胃焉又腎者胃之關也關門不利則聚水而爲脹故曰當刺足少陰之俞與手太陽之絡名曰支正在上腕五寸間足少陰之俞在脊下第十四椎兩旁各開一寸五分故曰三寸傍也圓利鍼者上圓且利以取暴氣者也或曰脊椎兩旁各開三寸名曰志室亦足少陰之俞也。

蓍鼠刺俞旁五足陽明及上旁三。蓍鼠者胃爲邪干胃氣虛逆也夫陽明胃上稽足少陽之氣以合化故宜刺少陰俞旁以補之五者迫而出之漸至于胃中又及上刺陽明俞旁三三者先淺刺命皮以出陽氣後刺深之以出陰邪最後極

寸六寸分肉之間乃致敎氣邪氣[illegible]

氣和而定亂止八[illegible]用寫故曰

[illegible]公退曰以足少陰者

刺脊三刺而至分肉足五引至脊矣○刺痺脈五

此篇刺五行之實經也痺者痛攻筋骨或外感六

氣或內傷七情或飲食失宜大驚卒恐病歷五藏

五行故當取其五脈[illegible]公選曰

涉五行故有作猪大[illegible]年之[illegible]者

鍼手太陰各五

刺經太陽五刺手少陰經絡傷者一足陽明一上踝

五寸刺三鍼按九鍼之製皆所以寫邪者也此刺五

脈之實故首句曰鍼曰太陰末句曰刺

三鍼謂當以鍼寫之而不宜補之也鍼手太陰寫金

實也鍼太陽五寫水實也鍼手少陰寫火實也鍼足

陽明寫土實也上踝五寸乃足少陽光明穴刺三鍼

以寫木實蓋藏府相連陰陽相合故或刺藏之經或

寫府之絡○朱永年曰心肺居上爲陽故從藏腎

脾居下爲陰故從府蓋五脈之陰邪宜從陽以寫出

○水型公曰。大陽不言手足。知其爲手乎爲足乎。曰上文曰手太陰。下文曰手少陰。則其爲足也可知。若接上句而爲手太陽。則下句不必復云手矣。五刺之中。曰手。曰足。曰太陽。曰足上。且細玩之。正見其經言錯綜之妙。○凡治消癉。仆擊。偏枯痿厥。氣滿發逆。肥貴人則高粱之疾也。隔塞閉絕。上下不通。則暴憂之病也。暴厥而聾。偏寒閉不通。內氣暴薄也。不從內外中風之病。故瘦留着也。蹶跛。寒風濕之病也。此言內外之始生也。皆生于風雨寒暑。陰陽喜怒。飲食居處。大驚卒恐。則血氣分離。陰陽破敗。經絡厥絕。脈道不通。陰陽相逆。衛氣稽留。經脈空虛。血氣不次。乃失其常。故有爲消癉癲仆諸證。厥皆有表有裏。有實有虛。更貴更賤。或逆或從。皆當詳審其歲月經脈。三部九候而治。以補寫也。凡治消癉。五藏之內虛也。仆擊。煩悶之外實也。偏枯

[illegible]以邪明濕氣之在中分濁氣在中則邪氣在上清氣在下矣

[illegible]之合則合

邪氣之在上也。痰厥昏狂之在下也。[illegible]逆[illegible]食[illegible]之在中也。貴人者。形樂而[illegible]一重。自貴人則為高粱之屬。滯于腸胃以致氣[illegible]而為[illegible]通也。隔絕閉塞中焦之氣不通也。上下不通[illegible]之氣閉塞也。[illegible]也。二焦不通。五臟之為病也。[illegible]而鬱厥氣上逆。上厥不通也。隔絕閉塞。厥氣[illegible]通。[illegible]氣不通也。此內氣暴薄而為外厥之不通也。如不[illegible]內之皮肉。外之中風。而多病矣者。此緣形弱氣衰。[illegible]其甲清故肌肉瘦而皮膚薄者也。[illegible]足也。[illegible]行不[illegible]而[illegible]費也。此風寒暴邪。皆能為此疾也。夫陽受風氣。[illegible]傷于風者。上先受之。傷于濕者。下先受之。肺陽病者。上行極而下。陰病者。下行極而上。是以[illegible]之疾。亦有因風邪之所致。蓋言邪隨氣轉。而外內上下之無常也。此言百病之生。皆有虛有實。肌肉不食。外因于暑熱風寒。及不內外因之瘦留薄著也。○

徐公遐曰。[illegible]為風寒濕之病者。乃反結邪氣在上。清氣在下之義。知[illegible]之有風邪。則知偏枯之亦有濕邪矣。

○黃帝曰。黃疸。暴病

之肺為黃疸
鳴骨蒸病為
鼻塞喜怒憂
思為厥狂者
為由形傷而
及于神傷由
骨而及于
髓主如內
九竅之
九竅皆由脾
胃之所生作
則謂五時人
以藏于腸胃
味有所藏以
養不能工

癲疾厥狂久逆之所生也。五藏不平。六府閉塞之所生也。頭痛耳鳴九竅不利。腸胃之所生也。此言藏府陰陽表裏上下。交相輸應者也。如黃疸者。濕熱內鬱。而色斯見于外也。暴痛者。五藏之氣不平。卒然而為痛也。癲疾厥狂。陰陽偏勝之為病也。此皆陰陽五行之氣。久逆而不得和平者。六府閉塞之所生也。六府不和。則九竅為之不利。蓋藏府陰陽。表裏相應。是以器見于外。病本于內。閉塞于內者。而外竅為之不通。蓋言百病之生。無不外乎表裏陰陽。血氣虛實。顯者無僅。脫而軍疸頭痛耳鳴。推推脫而之虛。自可也。○徐公遐曰。此節指陰陽氣虛者。肺虛也。之義。自節論邪病之。從外而內。此再言凡病虛實皆從外類始。帝論各有其道。此篇論病之從。

內生。古作反覆

言凡病血氣之出入。外內

醫學之學者。

張志聰曰此篇論脈別論脈別論篇

太陰陽明篇第二十九

黃帝問曰。太陰陽明為表裏脾胃主也。生病而異者何也。按此篇乃承上篇[illegible]皆陽明胃氣之所生。足太陰之脈輸轉大陰行之行氣于三陰陽明行之行氣于三陽通于四肢施于四體足以帝問[illegible]而伯答以陰陽順逆之道為喻。岐伯對曰。陰陽異位。更虛更實。更逆更從。或從內。或從外。所從不同。故病異名也。陰陽異位者。謂太陰居上陽明居下也。更虛更實者。謂陽逆實陰逆虛。以明中有陰陰中有陽也。更逆者。謂喉于天氣。明上地氣。陰氣至頭陽氣至足也。更從者。謂天氣主外。地氣主內。陽受風氣。陰受濕氣也。或從內者。或因于飲食不節。起居不時。而為腹滿飧泄之病。或從外者。或因于賊風虛邪。而為身熱喘呼。故其病異名也。蓋言陰陽二氣。總屬陽明之

所生。一陰一陽。分而爲二陰三陽。三陰三陽。分而爲十二經脉。三部九候之中。各有天。各有地。此皆陰陽互交。上下相貫。土生萬物。而法天地者也。帝曰。願聞其異狀也。狀。形象也。謂無形之氣象。有形之形身。岐伯曰。陽者天氣也主外。陰者地氣也主內。天包于地。故陽外而陰內。故陽道實。陰道虛。陽剛。陰柔。故陽道常實。陰道常虛。繫辭曰。陰陽之義配日月。白虎通曰。日之爲言實也。常滿有節。月之爲言闕也。有滿有闕也。所以有閏何。歸功于日也。公遐曰。天陰之所以藏。概于藏府者。若胃主之指也。故犯風虛邪者陽受之。食飲不節。起居不時者陰受之。風賊風賊害之風。虛邪。不正之邪也。陽氣主外。故主受風邪。言邪氣之在上也。飲食勞倦則傷脾。故陰受之。言濁氣之在中也。陽受之則入六府。陰受之則入五藏。六府爲陽。故陽受之邪入六府。五藏

爲陰故陰受之邪入五藏各從其類也。

入六府則身熱不時臥上爲喘呼。六府者謂陽明爲之行氣于三陽陽明病則六府之氣皆爲之病矣陽明主肉故身熱不時臥者謂不得以時臥也陽明者胃也胃者六府之海其氣亦下行陽明逆不得下行故逆故不得臥也下經曰胃不和則臥不安此之謂也陽明氣厥則上爲喘

入五藏則膜滿閉塞下爲飧泄久爲腸澼。五藏者謂大陰爲之行氣于人陰病則五藏之氣皆爲之病矣脾氣虛則膜滿大陰爲開開折則飧泄無所輸而爲飧泄久則爲腸澼矣

故喉主天氣咽主地氣。故者本上文而言藏府陰陽之爲病者經屬大陰陽明之所主也喉乃大陰呼吸之門主氣而屬天咽乃陽明水穀之道路屬胃而主地所謂陰陽異位是也。○公遐曰陰陽異位之道可得聞乎曰陽二氣。德屬陽明水穀之所生。清中之清者。上出于喉以司呼吸所謂清陽出

此節用八節主爲陰陽異位也

風寒手足大陰陽明三上下陰陽之氣虛實以上者手入手則明者之從足以下者足大陰陽明皆主之

上竅也。清中之濁者。足大陰為之輸稟于四支。資養十五藏。所謂肅陽實四支。濁陰走五藏。故經言足大陰獨受其濁。陽明者土也。位居中央。故主地。是在藏府陰陽而言。則太陰為陰。陽明為陽。在天地陰陽而言。足受而者為天。受濁者為地。是以九候之中。陽明與足太陰主地。手太陰主天。故陽受風氣。陰受濕氣。手太陰手氣而主皮毛。故風氣乘之。身半以下。足大陰陽明皆主之。故感地之氣。故陰氣從足上行至頭。而下行循臂至指端。陽氣從手上行至頭。而下行至足。此言土者生萬物而法天地。天氣下降。地氣上升。是以上下四旁。無處不到。蓋藏府陰陽。十二經脈之精神氣血。皆中土之所生。陰者主陰。陽者主陽。故曰陽病者。上行極而下。陰病者下行極而上。此言邪隨氣轉也。人之陰陽出入。隨時升降。是以陽病在上者久而隨氣下行。陰病在下者久而隨氣上逆。故

傷於風者。上先受之。傷於濕者。下先受之。上先受之者。言邪氣之中人也。高故邪氣在上也。下先受之者。言濕地氣之中人也。必從足始故濕氣在下也。○帝曰。脾病而四支不用何也。岐伯曰。四支皆稟氣於胃。而不得至經。必因於脾。乃得稟也。胃爲陽土。脾屬陰土。陽土四支地之德也。今脾病不能爲胃行其津液。四支不得稟水穀氣。氣日以衰。脈道不利。筋骨肌肉。皆無氣以生。故不用焉。四支者。五藏六府之末也。經云。人之所受氣者穀也。穀之所正者胃也。胃者水穀之海也。海之所行雲氣者天下也。胃之所出血氣者經隧也。經隧者五藏六府之大絡也。若四支受水穀之氣者。由脾藏之轉輸。脾之轉輸。各因其藏府之經隧。而受氣于陽明。是以脾虛不利。則筋骨肌肉。皆無氣以生養矣。

中州氣血隨脾之所生也
四肢皆稟脾乃藏之外合也土藏之末
手指從物地
物此藏言也
其經從內出

下篇以口鼻目耳特別之器如三篇各自其道理各有體裁合而觀之一道

○帝曰。脾不主時何也。岐伯曰。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時長四藏。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獨主於時也。春夏秋冬。肝心肺腎之所主也。土位中央。灌溉于四藏。是以四季月中。各主十八日。是四時之中。皆有土氣。而不獨主于時也。五藏之氣。各主七十二日。以成一歲。脾藏者。常著胃土之精也。土者。生萬物而法天地。故上下至頭足。不得主時也。此言脾之所以長。而主于四藏者。得胃土之精也。蓋陽並交。雖推輪轂。故能生萬物而法天地。故能主于上下。分主于四時。○帝曰。脾與胃以膜相連耳。而能爲之行其津液何也。膜。募原也。言有形之津液。不能以膜相通。岐伯曰。足太陰者。三陰也。其脈貫胃屬脾絡嗌。故太陰爲之行氣於三陰。

仙言太陰之爲胃行其津液者，[illegible]經脈之別通也。太陰者，三陰也。三陰者，至陰也。以[illegible]陰之至陰行氣於三[illegible]也。其脈貫胃屬脾。上膈絡咽，[illegible]絡相通故能爲胃行其津液。陽明者表也，五藏六府之海也，亦爲之行氣於三陽。陽明者表陽也，爲五藏六府[illegible]，亦爲之行氣于三陽，如[illegible]之行雲氣於天下也。藏府各因其經而受氣於陽明，故爲胃行其津液。四支不得禀水穀氣，日以益衰，陰道不利，筋骨肌肉無氣以生，故不用焉。此復言三陰三陽所以受氣于太陰陽明者，氣也。如藏府四支受水穀之津液者，各因其經脈而通于太陰陽明也。故反覆以申明之。○卡衡公曰：藏府，日四支。蓋四支之筋俞藏府之經絡也。

[illegible]

陽明脈解篇第三十

黃帝問曰。足陽明之脈病。惡人與火。聞木音而驚。鐘鼓不爲動。聞木音而驚何也。願聞其故。此篇論陽明乃陽熱之經。病則熱盛而狂也。陰陽繫日月論曰。甲者正月之生陽也。壬左足之少陽。未者六月。主足之少陽。卯者二月。主左足之太陽。午者五月。主右足之太陽。辰者三月。主左足之陽明。巳者四月。主右足之陽明。此兩陽合于前。故曰陽明。是陽明乃三陽合并陽熱獨盛之狂矣。夫三部九候之道。總不外于藏府陰陽。血氣虛實。是以通評虛實論曰。癲疾。曰厥狂。曰癲驚。蓄癲疾者。三陰之實證也。厥狂者。二陽之熱狂也。癲驚者。陰陽五行之實邪也。是以此篇後論其陽盛之狂焉。○宋永年曰。五藏六府。十二經脈。皆稽陽明水穀之所資生。病則陽熱盛而津液竭矣。岐伯對曰。陽明者。胃脈也

胃者土也故聞木音而驚者土惡木也（此言陽明之脈病者乃脈病也陽明之脈者乃胃之脈氣別走陽明則其氣盛則胃府之氣虛胃者土也故聞木音而驚者土惡木也）帝曰善其惡火何也岐伯曰陽明王肉其脈血氣盛邪客之則熱熱甚則惡火（此言三陽之氣主于皮膚肌肉之間邪客之而易于爲熱也夫陽之氣主于皮毛陽明之氣主肌肉少陽之氣主胸脇言三陽之氣主于膚腠氣分之間者也夫邪之中人始于皮毛次于肌肉以及于經脈邪在肌腠則合于陽明氣分之陽入于經脈而陽明又多血多氣是以邪客之則熱熱甚則惡火也）帝曰其惡人何也岐伯曰陽明厥則喘而悗悗則惡人（此言胃絡之上通于心也悗驚恐貌風氣上逆于肺則喘逆于心則驚經言陽氣入陰陰陽相薄則恐如人將捕之蓋陽明之熱上逆于少陰陰陽相薄

此言陽氣之從肌表而經脈而藏也

虛者四支虛寒者四支氣盛厚而外陽氣從四支而會于脈也

則恐而惡人也。帝曰。或喘而死者。或喘而生者何也。岐伯曰。厥逆連藏則死。連經則生。連。謂藏府經絡之相連也。蓋手大陰之脈還循胃陽明之絡通于心。如熱邪厥逆于上。干于心肺之經而爲喘既者生。干于心肺之藏則死矣。帝曰善。病甚則棄衣而走。登高而歌。或至不食數日踰垣上屋。所上之處。皆非其素所能也。病反能者何也。此復問其病甚而狂也。岐伯曰。四支者。諸陽之本也。陽盛則四支實。實則能登高也。經言陰者上藏。陽者王內。陽受氣于四末。陰受氣于五藏。故四支爲諸陽之本。陽盛則四支實。實則能登高矣。帝曰。其棄衣而走者何也。岐伯曰。熱盛於身。故棄衣欲走也。陽明之氣上凑

為故出盡子身身熱故棄衣而走也。傷寒論曰。陽明病外證云何。答曰。身熱汗自出不惡寒。反惡熱也。蓋熱在外故不欲衣

帝曰。其妄言罵詈。不避親疎而歌者何也。

岐伯曰陽盛則使人妄言罵詈。不避親疎。而不欲食。不欲食。故妄走也。胃絡上通于心。陽盛則心神昏亂故使人妄言罵詈不避親疎。如狂人溢于胃則不欲食。不欲食。故妄走者四支稟氣于胃故也。此言熱盛于形身之外內上下。而見證之各有不同焉。以上十一篇。論三部九候之迫各有天。各有地。各有人。有寒熱陰陽。有藏府虛實。故曰上者生焉。物而法天地。足以末結脾胃之陰陽並交。雖雄輸應。而分論陽明之實證焉